

今朝風日好
The Fine Day

董橋

牛津大学出版社

Jade Luo 制作

- 最后，迷的是装帧
- 我的初版○○七
- 再见 Rackham
- 限印版《七智柱》
- 追念 J.S.P.的书房
- 画《鲁拜集》的人
- 又一部《伊利亚随笔》，多好!
- 丘吉尔的背影
- 比尔兹利漫忆
- 纸月亮
- 野草莓
- 橄榄奏鸣曲
- 罗马一叙
- 沉香记
- 济慈的欢愉
- 莎翁左倾的欲望
- 湾仔从前有个爱莲榭
- 文人书信
- 门前两株白果树
- 楠木好看

- 闰年黄杨
- 瓷簪之夜
- 宾虹草堂
- 醉红的悬念
- 钗筒忆语
- 小小一套狄更斯
- 胡适的牵挂
- 又见史湘云
- 一生至友
- 紫铜罗汉
- 青灯佛影
- 爱榴室
- 龚夫人之恋
- 老吴的瞎话
- 刘文指要
- 大林小记
- 画里郁风
- 情愿她是李清照

最后，迷的是装帧(1)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女作家 Beatrix Potter 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 Noel 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渡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 Lewis Carroll 的艾丽思，是 J.M.Barrie 的彼得潘，是 Kenneth Grahame 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 Hugh Lofting 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 A.A.Milne 的小熊温尼。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 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 Ernest

Shepard 的小熊温尼线条画。Baldur 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她说。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 Ernest Shepard 去世了，那年刚巧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 The Book Bay 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我常常在想，

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依 Leonora 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李依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依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依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 E.V.Lucas 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E.V.Lucas 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也很好看。他学问博杂，在 Brighton 一家书店做事读书读得渊博了，下笔快，著述多，编书也多，在《笨拙周刊》Punch

做过几年编辑。

“Winnie-the-Pooh”的温尼原来是伦敦动物园一头加拿大黑熊；Pooh 是公园一只天鹅的名字，米尔恩的儿子 Christopher Robin 合二为一给小熊起名“小熊温尼普”。舍巴特笔下的小熊倒是用了他儿子 Graham 的玩偶小熊做蓝本。插图家从小跟外公学画，又是 Royal Academy School 的高材生，油画功力深，画线条插图有骨有肉，作品都在《笨拙》发表，生平画的唯一一幅小熊温尼油画二〇〇〇年在伦敦拍卖会上卖了二十八万多美金。他画《柳林风声》的两幅彩色插图真迹去年也卖了三万多英镑。早年我在伦敦 Paul Minet 的书店里看到一张舍巴特小熊温尼的原画，价钱不太贵：“不要买这些，”他说，“该买四本小熊温尼的初版本，皮面精装的初版最值得藏！”

最后，迷的是装帧(2)

找齐四本不容易。买齐四本也太贵太贵了。我只有一本《The House At Pooh Corner》，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印

刷的豪华初版，红皮烫金，品相极好。这本书的初版分三种形式传世：精装初版的封皮有红皮蓝皮两款；第二种是布面硬皮初版；第三种作者米尔恩和画家舍巴特都签了名，只签三百五十本，我缘慳一藏。

集藏旧书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R.M.Williamson 的《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说，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我想我快进入第四期书痴了。

我的初版〇〇七(1)

下午六点钟斜阳金色的余晖染黄了层层山峦，Richmond Road 斑斑澜澜尽是紫红的光影，家家花园里蟋蟀和雨蛙琅琅齐鸣。路上阒无一人，空空荡荡像个落了幕的舞台，微风过处，茉莉花的香气馨幽缠绵。这条半英里长的路上住了许多银行经理企业董事达官贵人，他们五点钟都回家了，有的在跟家人聊天，有的在洗澡换衣服。再过半小时这条富贵之路又会渐渐热闹起来，Ian Fleming 说那是牙买加最体面的一条街，是牙买加的纽约 Park Avenue，是牙买加的伦敦 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

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在越南西贡渡假期间追读〇〇七小说《Dr No》，天天睡了午觉洗了澡在花园里白兰树下一边吃下午茶一边细细观赏这位英国作家的文采，围墙外偶尔传来零星的车声人语，太阳斜斜拉长杨桃树影的时候，邻家隐然响起查尔斯的钢琴声，起先是轻灵的小调，继而是错杂的旋律，等到紫红色的光影洒满花园，琴键上忽然掀起风雨掀起海啸掀起少年维特的不平。小说是他借给我看的，他说 Richmond Road 有点像我们住的这条街，只是茉莉花的香气换了晚香玉的夜韵。

那年，〇〇七小说的作家 Fleming 去世，才五十六岁。英国报刊上说他烟酒过度，说他写了十三部畅销小说卖了四千万本依然是个厚道而寂寞的人。他读伊顿公学，任职外交部，也在路透社和《泰晤士报》做过事，二战时期进英国海军部当情报官私人助理。早年作品在伊顿学 Cyril Connolly 主编的《Horizon》发表，一九五三年写第一部 Bond novel《Casino Royale》，一九五五年出版第三部《Moonraker》才成大名，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追读。一九六二年第一部拍成电影的《Dr No》是他一九五八年写的第六本〇〇七小说。

我喜欢《Dr No》里写的牙买加，七十年代在伦敦旧书店遇见过一本一九六五年的《Ian Fleming Introduces Jamaica》，他只写了一篇长长的前言，彩色照片很迷人，索价很贵，我舍不得买，站在书架前读完那篇《Introduction》。我的书商老朋友 James Wilson 是〇〇七迷，他认识那位写 Fleming 传记的 John Pearson，说了一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 Pearson 还写过一部《James Bo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扎扎实实搜集大量材

料证明〇〇七确有其人，Fleming 为了保护他的谍报活动才把他的事迹写成醇酒玫瑰飞车斗智的奇情小说：“苏联国安会后来摸出几条线索钉住英国的三两个情报人员，”威尔逊越说越兴奋。“Pearson 私下说那一阵子听闻唐宁街十号都有点紧张！”

这位博学的书商借给我看的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我追着读了三个冬夜，英国学者作家 Kingsley Amis 写的，写他读〇〇七小说的随想，征引巧妙，铺陈老练，宋淇先生也称赞，说他写《红楼梦》随笔的时候心里常常想着这本书！我在英国那几年艾米思早不在剑桥教书了，我读他的《Ending Up》和《Jake's Thing》，写老年境况，写中年阳痿，大学问，大感悟。他的成名小说《Lucky Jim》写学院里的激进讲师，都说是典型的“愤怒青年”之作，我讨厌愤怒，读了半本没有读下去。《The James Bond Dossier》之外，艾米思还用笔名 Robert Markham 写另一本探讨〇〇七小说的《Colonel Sun》，我翻过，懒得推敲了。

英国人 Christopher Bailey 在中环太子大厦开了一家

Picture This 新店，卖老地图老版画老电影海报，还有两
三架子的老英文书，不少初版绝版的惊喜，〇〇七小说
尤其多，艾米思那两本随笔也在。我看到一本《Dr No》
一九五八年初版，摩洛哥黑色皮革装帧，书脊压红签烫
金字，古典得要命。我顺手翻翻第一章第一页，四十多
年前西贡白兰花的香气隐隐约约飘了回来：“Punctually
at six o'clock the sun set with a last yellow flash behind
the Blue Mountains...”书很贵，我要了。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也是初版本，从封面到封底保养如新，我
不忍心不要。

我的初版〇〇七(2)

人越老买书读书越是一套怀旧的行为。Ian Fleming 有个
哥哥 Peter Fleming 一九三六年出过一部《News from
Tartary》，写北京到克什米尔之旅，桑简流老先生跟我在
BBC 做节目提过好几次，我在图书馆里也读了好几个章
节，Picture This 竟然有一部三六年第五次印刷版，不贵，
我买来补读。金装红布封面烫了三个漂亮的颜体毛笔字
“傅勒铭”。那是 Fleming 的中文译音，比“弗莱明”雅驯多

了；弟弟 Ian 我猜桑简流一定情愿译为“傅易安”！傅家满园书香飘着弟弟傅易安的幢幢谍影，他的〇〇七小说矜贵也就矜贵在他笔下英国名士的节操气魄，情欲加计谋的五星级游戏中时刻不脱傲慢与偏见的传统阶级意识，连男主角考究的衣着说穿了也是皮里的春秋。西方文评家评他的小说爱说“glossy excitement”，爱说“sheer inventiveness”，那也隐藏着肯辛顿御花园的千朵向往。

再见 Rackham(1)

写彼得潘的英国作家 J.M.Barrie 那时候已经过时了，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在伦敦旧书店里两三英镑买得到初版本。一九〇六年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不一样，故事世代传诵，又是 Arthur Rackham 画彩色插图，画黑白素描，八九十英镑算便宜，画家签名本标价一百多两百英镑我见过两本。中国大陆把他的姓氏译作拉克姆，我译作赖格姆。“死了几十年还那么红，”书商朋友威尔逊说。“我店里那幅赖格姆的水彩画价钱再高我也不卖了！”那幅水彩画不大，画海景，笔调情调跟他的插图画完全不一样。

写藏书指南的 Seumas Stewart 说，出版社每年圣诞节都重印一些赖格姆画插图的书应市：“画得真好，功力够深，”他说，“可是他到底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 William Blake 和 Thomas Bewick 那个等级的大师，贵买将来未必可以贵卖。”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在 Long Acre 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一九一二年赖格姆画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绿皮烫金，Hodder and Stoughton 出版，Chelsea Bindery 手工装帧，相熟的老板说两百五十英镑

可以归我！老天爷，Eric Gill 和 Robert Gibbings 和 Russell Flint 和 John Buckland Wright 画插图的旧版书跟我没缘我认了，没想到赖格姆竟然也是嫁给了斯巴达帝王的海伦！老板找出复印书中赖格姆插图的一张画片送给我，画题《Looking very undancey indeed》：“粘在书中一一四和一一五页之间，”他说，注明“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his daughter, Mrs Barbara Edwards”

三十一年匆匆飘走，像浮云，像流水，那张漂亮的画片一直珍藏在书架上的一个卷宗里，偶然翻书翻资料看到了我恍如看到希腊神话里的海伦，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春节放假那几天读了《postmagazine》里的“Editions and distractions;”我好奇到荷李活道 Lorence Johnston 的 Lok Man Rare Books 去看看，竟然看到当年买不起的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时光倒流如梦，品相灿然如新，书中五十幅赖格姆的彩色插图一幅一幅井然穿插着粘在书页上，每一幅都有一张蝉翼棉纸保护，故事里肯辛顿公园的仙女幼童妖魔顿时渲染了一层古色也散发了一缕天香。作家巴里的创意再丰盛终究抵不过画家赖格姆那管神奇的彩笔：Seumas Stewart 一九七二

年写的《Book Collecting》错估了赖格姆魅力的寿命。

那天，上环水坑口的斜坡路一绕进荷李活道我一眼找到右边石阶上的乐文旧书店。旧楼房很宽敞，几座硬木书架在柔黄的灯光下照亮了一排排精美的图书，一张张皮革沙发椅听说是老板家族的生意，欧洲皮料拿去中国大陆制造的欧洲款式软椅。老板庄士敦不像书商像商学院年轻的副教授，杂志上说他是南非开普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一九九四年旅居香港，开乐文也开了大半年了，跟 Jonathan Wattis 开的地图专卖店 Wattis Gallery 和 Yves Azemar 开的 IndoSiam Rare Books 凑成荷李活道三家外国人开的书局画店。

“算便宜些行吗？”我细细翻完那部翡翠那样鲜活的老书问庄士敦。他嗫嗫嚅嚅讲述这部豪华旧书的版本价值和市场前景，不带丝毫生意人的硬销口吻：“有些书的价格我可以敲低些，”他诚挚的神情跟窗外的春光一样坦荡。“这本我做不到。”几个外国顾客进来找书，庄士敦趋前招呼，我再细细审阅小几上走过九十五个春秋的绝代海伦：为她醉卧特洛伊沙场原是古来士卒征尘里的夙愿！我昂

首付钱阔步挟她回家。

依稀记得 Long Acre 那家旧书店摆了几架子插图本精装老书，老板绝对是版本专家，随手抽出一本他随口说得
出书中插图的详细资料，书越老他越熟悉。只恨我实在
买不起那些书，他好心陆陆续续替我找到一些著名插图
画家做的藏书票，Beardsley、Gill、Buckland Wright 我
终于都有了。他劝我慢慢收集赖格姆画插图的几部名著：
“我让你免息分期付款！”他说。我不想欠他这份贵重的人
情，我们到底不是那么深交的朋友。

再见 Rackham(2)

赖格姆画插图画的美女迷死人，去年在威尼斯买到他画
的《艾丽思漫游仙境》我算是圆了一个梦。听说，巴里
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带旺了肯辛顿公
园，肯辛顿市政会送了一把公园的钥匙给巴里，巴里把
钥匙借给赖格姆让他随时游园写生，一笔一笔画出了那
么神奇那么美妙的一组传世插图，一九〇六年的初版成
了那年圣诞节红遍英国的畅销书，一红红了整个爱德华

时代。他的作品在米兰在巴塞罗纳都得过国际艺展会金奖章，威尼斯 Charta 书籍装帧作坊的老板说赖格姆画的人物意态最入骨：《Looking very unancey indeed》画出了褰衣踏青的风韵也画出了佳人心中那一帘淡淡的幽情。

限印版 《七智柱》

深秋午后 Dorchester 的天色比伦敦暗得早，寒风萧萧的路上苍老的绿荫抚慰苍老的城镇。我们的车子在幽静的小街上绕来绕去找不到那位书籍装帧老师傅的家，暮色忽浓忽淡，天上飘起霏霏细雨，朋友试试按了按那幢小房子的门铃。应门的老婆婆说师傅生病住院，下个月先写信联系再来吧。车子开出朵尔切斯特边缘才十几分钟，我们远远看到名作家 Thomas Hardy 的故居 Max Gate，十九世纪末叶他买地兴建的红砖大宅门，一八八五年搬进去住到一九二八年过世。小说《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我喜欢，听说是在这幢宅子里写的；妻子 Emma 一九一二年病故，哈代更在这里写下最动人的情诗。

车子转进蜿蜒蜿蜒的一段路，斜坡上浓浓的树丛里隐约藏着一间古旧的小房子，朋友说那是 T.E.Lawrence 一九二三年租来隐居的 Clouds Hill。我看不像：照片里的 Clouds Hill 四周是青青的矮树篱，一株株秀气的老树疏疏落落说是杜鹃；院子显得荒凉，书上说劳伦斯搬进去的时候房子还真有点邋遢。他一九一〇年在牛津读书考

试考得出色，一九一九年又回牛津做研究员写出《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一九二一年一次大战后召开的中东和平谈判英国政府请他当顾问，当不了多久他觉得阿拉伯人又受骗了，化名 J.H.Ross 跑去当空军。几个月后身份暴露勒令退役。一九二三年他又化名 T.E.Shaw 混进军部当陆军，不久萧伯纳他们替他说项让他调回空军去。他爱骑摩托车，一九三五年撞车亡故。

我们路过朵尔切斯特那年是一九七七，英国发生两宗偷书案子，一宗在白金汉郡，米尔顿故居纪念馆遗失十九部珍版古书，米尔顿晚年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也遗失了，都是初版，一部一六六七年，一部一六七一年。故居是米尔顿避瘟疫的房子，宵小半夜破窗潜进书房撬开上了两道锁的贮藏柜偷走那两部市值一两千英镑的典籍。另一宗是伯克郡一家私人藏书楼的一部劳伦斯《七智柱》失窃。听说那是一九二二年试版的限印本，作者签了名，市值两千英镑，藏书楼主人重金悬赏希望追回珍藏，警方却说机会非常渺茫。

《七智柱》太有名了，英国读书界说是最后一部写战争

传奇的巨构，丘吉尔尤其推崇，把这部荒漠英雄传捧进历代英文巅峰之作的殿堂：“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ever written in English language。”劳伦斯一九二二年在牛津试印过八部《七智柱》，一九二五年修定后又试印了一百部，一九二六年全书大改动再试印两百零二部，还越洋印了二十二部美国版。版本学家都认定那几种试印本最珍贵，比一九三五年英美两地正式出版应市的初版本都要珍贵。

《七智柱》的初版英国的出版社是 Jonathan Cape，美国归 Doubleday。劳伦斯出书追求完美几乎到了处处求疵的地步，我珍藏的这部是 Jonathan Cape 一九三五年特定限印版，由他亲自监督封面到封底的编印和装帧素质，只做七百五十部，每部编号，我这部是手写钢笔字第六八九部，猪皮烫金的书脊，封面也烫金烫出一对交叉的古剑配上劳伦斯手写的“The sword also means cleanliness and death”书中收四十七幅插图，四幅彩色，四幅折页地图，三页劳伦斯的原稿影印。为了印这部书，他一边监制一边筹钱，一百七十本读者预订预缴的书钱收齐了还理不清昂贵的制作费，临时摘录书中章节先出版

《Revolt in the Desert》套点资金还债。

求学时代赶时髦读《七智柱》我嫌闷半途放弃。七十年代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上夜班认识一位渊博的阿拉伯作家，我听他讲解这本书的内涵和意义，有些褒，有些贬，我用心细读细学才慢慢读出兴味，回想六十年代看彼得奥图主演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不禁为他拿不到金像奖叫屈！劳伦斯与阿拉伯的情缘其实并不十分绵长，他读牛津时期爱上考古学，爱上中东史，学会阿拉伯语文，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参加挖掘 Euphrates 河岸 Carchemish 遗址，跟英国情治机关搭上关系，一次大战时期刚直英勇的作为换来阿拉伯人对他的敬重和信赖，赢得“Lawrence of Arabia”的声望，一九一八年土耳其战败后他跟着阿拉伯部队开进大马士革的事迹算是他沙漠枭雄岁月的壮丽句号。

劳伦斯长得瘦小，萧伯纳夫妇几乎当他义子那样照顾他，E.M.Forster 尤其仰慕他那对浅蓝色的眼睛。那天，朋友碰不到书籍装帧师傅显得有点惆怅，他说有两部书赶着改装皮革封面邮寄美国，一部是《七智柱》，还有一部是

Robert Graves 的《Goodbye to All That》：“都是漂亮的战争经典，格雷夫斯还写过《Lawrence and the Arabs》，一个活到九十岁，一个只有四十七！”车上一位牛津博士生说中东政局如痼如癌，劳伦斯再多加写几根智慧之柱也枉然！我们都说关键是他阐释了他经历的一段历史。去年，伦敦苏富比书籍拍卖会上他的著作和书信竞投激烈，几十部书籍装帧师傅装帧的《七智柱》听说都高价转手。

追念 J.S.P.的书房

荷兰女艺术家 Irma Boom 设计装帧的一部新书《Sheila Hicks: Weaving as Metaphor》得了今年德国莱比锡书展金奖章，大会表扬她做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书：“The Most Beautiful Book in the World”。这本书去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纽约跟 Sheila Hicks 的纺织品一起展览，得过好几项奖状了。我只在美国报上看了这部书的照片，很现代，现代得像一本上市公司的年报，丝毫不带书卷气。这位女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设作坊，设计的书都花了心血，有一本书的书页边缘听说左翻浮现一朵郁金香，右翻露出一首荷文诗。

她的事业让我想起英国十九世纪工艺美术家 William Morris，想起 Kelmscott Press，想起电子的年代里难得她还关心书籍装帧的求新求变。莫理斯是社会改革家，是社会主义信徒，他憎恨工厂大量制造工艺产品，一心致力重整传统手工艺价值；布姆小姐毕竟比莫理斯幸运，不必背负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许多包袱，她的艺术纯粹是她的叛逆的宣泄也是她的生意的应对，可以偶尔因袭传统偶尔摒弃传统。可惜我没有兴趣要她做的香味书籍，

也没有兴趣要她不印页码没有索引的书。我只同意她说的一句话："At a time when the Internet is so powerful, making books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那天，打电话提醒我看报上布姆小姐得奖消息的是新加坡老朋友罗门。罗门和我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都在伦敦谋生读书听音乐逛旧书店。那是拮据而快乐的岁月：买到一本 private press 的旧版好书伦敦天色再灰再冷我们心中总是一片春暖；捡到一两款 Mark Severin 的藏书票街边小食店的下午茶绝对比 Savoy 香甜；买不起 find bindings 泡图书馆玩赏老世纪一些皮面老书竟也彷彿消受了一段欢愉的婚外情。一九七八年一个偶然的机缘，罗门和我在英国藏书家 J.S.P.的书房里见识了五千多部皮面精装的历代传世经典，有的是原装，有的是重装，十九世纪英国书籍装帧巨匠 Joseph Zaehnsdorf 装帧的名着小说也有几百部，他的儿子 William Zaehnsdorf 继承父业活到一九三〇年，J.S.P.跟他交朋友，交给他装帧的书听说也不少。罗门和我在他的书房里消磨两个多小时，听他说皮革说装帧说纸张说书瘾，我们访书读书藏书的情趣从此染上了一层古籍封皮的古色和古香。

隐约记得那所老房子在 Hamptead Hill Gardens。进门过道墙上挂着一套十张工笔花卉老版画，登上客厅迎面是三幅尺寸相同的人物油画，仿十八世纪英国画家 Haydon 的画风，彩色沉穆，情韵古雅。一堂桃木古典家具配上大大小小的皮面沙发，柔黄的几盏壁灯一照，木色深幽，皮光润亮，那是最名贵的闲适了。是罗门的美国朋友 Suzie 带我们去的。她说她来英国求学第一年寄宿在这位父执的这所广厦里，第二年搬出去住了半个学期又搬回来：「这里有最慈爱的老人，最渊博的书房，最甘香的厨娘，」苏丝说。「他们惯坏了我！」

J.S.P.跟罗门谈起战前新加坡的许多往事，说他从前在马来亚投资过橡胶园。他问我香港罗便臣道何生记杂货舖还在不在，说是五十年代他住过罗便臣道，他的家族生意在香港开过分号。「我喜欢马来亚的树林，喜欢香港的半山，」他拍拍罗门的手背说，「新加坡我只喜欢 Raffles 饭店酒保调的马提尼，跟我调的这几千部藏书一样讲究。那是艺术！」

书房里的藏书分类整齐：十七、十八世纪文史、政治、传记之外还有一批垂钓指南和园圃揽胜；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每一种都有好几个版本，一个作家一个颜色的皮面烫金装帧；藏书界归为 modern first editions 的名著要哪一部他有哪一部，作家签名本尤其又多又精。「我喜欢 Sir Arthur Conan Doyle 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他说。「他的所有着述我全收齐了。他的英文真好。」好莱坞拍过好几次电影的《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他认定是柯南道尔最好看的小说。一九五九年拍的那部片子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看过，原着倒是听他说了才到图书馆找来读的。J.S.P. 收集英国著名老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全套，一律重装封皮，连载《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那几期的重印再版他都有：「追看故事的人抢购杂志！」书房里所有柯南道尔的书全部是小 Zaehnsdorf 精心装帧，我当时当然没有料到漫漫二十九年之後我在香港庄士敦的旧书店竟然遇到了小 Zaehnsdorf 装帧的另一部《Baskervilles》。是一九〇二年初版第一次印刷，第十三页第三行的"your"误植为"you"：那是当代版本学家都注重的错体，第二次印刷改正了。这部书选皮考究，手工考究，封面内页下端一行烫金小

字"BOUND BY ZAEHNSDORF", 字体尺寸跟 J.S.P. 书房里他装帧的那些书一个款式。我在电话里告诉罗门说我忽然想起 J.S.P. 年轻的时候长得一定跟小说里的 Sir Henry Baskerville 一样英挺。「听苏丝说老先生七年前去世, 那批漂亮的书早就散到美国去了,」罗门说。「儿子孙子没有一个爱看书, 太可惜了！」

画《鲁拜集》的人

古波斯诗人 Omar Khayyam 四行诗集《The Rubaiyat》英译本我少年时代有过一册，是我的家教英文老师送给我的，皮装袖珍开本，读高一那年我喜欢的一个女同学见了喜欢，我欣然转送给她。好几年后我买过两三次这本诗集，旅居英伦那些年更在旧书店里遇到过几十种精装版本，又漂亮又昂贵，摸摸翻翻过过瘾而已。郭沫若的中译本《鲁拜集》译文也典雅，读起来却比不上十九世纪英国作家 Edward Fitzgerald 的意译玄远，难怪菲茨杰罗的译本成了英国文学名著，连大诗人艾略特都着迷，从小读到老，老了写信给朋友还在念叨：

For I remember stopping by the way
To watch a Potter thumping his wet Clay:
And with it all-obliterated Tongue
It murmur'd —“Gently,Brother,gently,pray !”

我最想要一本 Edmund Dulac 画彩图的英译《鲁拜集》，英伦旧书店里见过好几部非常精美，可惜价钱都超乎我囊中买书的涓滴。有些重装的真皮封面尤其贵气，我尤

其想要也尤其要不起。听 Cecil Court 一位老书商说，英国书籍装帧名匠 Francis Sangorski 装帧的《鲁拜集》最为炫丽，一九〇四年做的一部一九〇六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卖掉了。一九〇八年再做的那部封皮上镶了各种宝石缀成的图案，一派东方贵胄气息，是大书商 Henry Sotheran 下面的人擅自订制的，讲明做得越奢华越好，做了出来账单吓坏老板，吵了半天才摆平。“一九一二年，这部书拿去伦敦苏富比拍卖，”老书商说，“纽约商人 Gabriel Weis 买了，托运商交给铁达尼号邮轮运去美国。四月十四日，首航的铁达尼在大西洋上触冰山沉没，船上一千五百多名乘客罹难，那部书也不幸海葬了！”

老书商喜欢聊天，满肚子杂学随时等着客人去挖掘，越挖他越起劲，他说更可怕的是沉船不到十个星期，装帧那部《鲁拜集》的桑格斯基在 Sussex 游泳竟也溺毙了：“书和人一样，”他说，“各有吉凶运数，注定的！”又过了十几二十年，桑格斯基作坊里一个小师傅一时兴浓，照当年老前辈留下的图样又装帧了一部《鲁拜集》，装好了刚巧二次大战爆发，小师傅把书藏在地窖里，没想到德国飞机轰炸伦敦，一枚炸弹炸塌了地窖，那部精致的书

终于也炸毁了！

书籍装帧要有书卷气，要清贵不要华贵，太华贵了恐怕会折寿。我在大英图书馆见过的那部精装《鲁拜集》听说是桑格斯基作坊早年装帧的第三部《鲁拜集》，远远没有前两部奢华，运命境遇果然也安稳得多。这部四行诗集的原作者十一世纪波斯诗人欧玛·海亚姆一生用心用力的其实是数学与天文，学术成就不小，写《鲁拜集》听说继承了不少古波斯的文学遗产，海亚姆原创的哲理和诗句并不太多。这部书饮誉西方文坛一百五十多年，靠的真是菲茨杰罗的英文译本了。都说译文是借句发挥不是依句翻译，海亚姆笔端飘下一片落叶，菲茨杰罗的稿纸上瞬间是满山的秋色：教我读《七智柱》的阿拉伯作家说原作意境绝没有译作磅礴。

等了好多年也找了好多年，我终于有缘收存一部杜赖克画彩图的《鲁拜集》，是伦敦 Hodder and Stoughton 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布面烫金大开本，二十幅工笔浓彩插图跟菲茨杰罗的妙笔配成绿叶牡丹，随时翻阅都翻得出一缕古东方的神秘情调。那是杜赖克操控色彩勾勒人物点染

背景的精绝本事，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画《暴风雨》画《睡美人》，他的画笔透露了西洋矜持的意绪和轻灵的体贴；一旦画《鲁拜集》画《天方夜谭》，他的艺术性情呵护的是灯火阑珊下月色的寂寥和市集的风霜，难怪英伦爱书猎书的同道都赞叹二十世纪初叶“插图礼品书籍” illustrated gift-book 两位顶尖的插图画家：Arthur Rackham 和 Edmund Dulac。

杜赖克其实比赖格姆小十五岁，一八八二年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从小喜欢画水彩画，一生靠水彩画吃饭。他读过两年法律系才转去美术学院完成学业，一九〇四年二十二岁到英国闯天下，先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插图，再替一些杂志画零星漫画。赖格姆画彼得潘的时候杜赖克画《天方夜谭》，然后是名著一本接一本画个不停。Cecil Court 那位老书商说杜赖克一辈子赚钱却一辈子闹穷：“插图、漫画之外还给人画肖像，给人设计服装，给人布置舞台，给英国政府设计邮票设计钞票！”老书商说。“杂七杂八的差事他接得真多，做每一件差事倒是一点不马虎。那是老一辈人敬业的精神，二十二岁忙到一九五三年七十一岁临终还放不下心。”听说杜赖克的插图制版印

书之后原画大半拿去卖，我到现在还在等机缘想买一张挂在书房里怀旧。

又一部《伊利亚》，多好！

申石初先生六十年代替我讲解 Charles Lamb 的小品，送了我一本战前在上海买的《The Essays of Elia》，说是极典型的 familiar essays：「比周作人的苦茶甘美得多！」我那时候二十六、七岁，用功得不得了，一本《伊利亚》半生不熟啃得兴味无穷。七十年代客居英伦我前后买过好几本装帧不同的《伊利亚》，也读了好些蓝姆别的作品，总想着为自己混沌的襟怀供养一丝清气。有一天，St. Martin's Court 旧书店 Green Knight Bookshop 的老板替我找到一部 Sybil Tawse 画插图的《伊利亚》，二十四幅彩色小水彩漂亮极了，〈Valentine's Day〉配的那幅尤其好看，清丽的闺秀读情书的神情甜得要命。那家旧书店以前是伦敦旧书业新贵 Paul Minet 的铺子，老板 Keith Nicholson 刚刚盘过来，书种博杂有趣。他在剑桥书市泡过五、六年，专研究书籍插图和英国插图家，常在报刊上发表见闻和心得，天生诚恳，不像商人。他说《伊利亚随笔》的工笔黑白插图 Charles E. Brock 画的那套最古典，水彩插图 Sybil Tawse 这套是上上之品了：「Chapman & Hall 一九一〇年这个版本我劝你一定要收，时下价钱还不贵。」他说。我的老日记簿里记着书价六英镑，那天

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天阴欲雪，尼科尔森说读蓝姆精读他的《伊利亚》就够了。

天生闲散的人喜欢蓝姆随笔温煦；天生尖刻的人讨厌蓝姆随笔伪善。我交往的几个英国朋友都有古董癖，都集藏蓝姆，都骂毛姆对蓝姆太偏见了。毛姆说他受不了「典雅的伊利亚」，说蓝姆随时摆出满腔爱心满怀慈悲的姿态，随时等着别人跌一交好让他冲上前去问寒去嘘暖。毛姆还抱怨读蓝姆彷彿「要的是烤牛肉配约克郡布丁，端上来的竟是面包牛奶」！可是，蓝姆毕竟是红了，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家，骚人墨客都是他的高朋，Coleridge、Wordsworth、Leigh Hunt、Hazlitt 坐满他的客厅。毛姆说那时候评蓝姆的文章都爱借题揶揄赫胥黎的人品文品，其实赫胥黎的文章比蓝姆纯真刚直得多，一篇〈On Going A Journey〉降伏了这位尖刻的毛姆先生，连一九三〇年写仰光和海防的那本游记书名都是〈说远行〉里摘出来的：《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蓝姆家累烦重，身心两伤，并不长命，只活到五十九岁。他一生的诗文剧作写得最好的真的是《The Essays of Elia》和《The Last Essays of Elia》。英国莎学硕儒 Andrew Cecil Bradley 夸

赞蓝姆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评家」，那倒是过誉了。蓝姆向来不讲理论不讲结构，给友人的信甚至坦言"I cannot grasp at a whole"。说他文章好说的是他独厚的爱心，独秀的锦心，独步的文心，论诗论文只是零零星星散见于他的信札之中，很像中国旧文人旧名士的诗话，不乏精辟之句，难成一体之统。那样闲散的「厅堂上的雅士」大半最爱聊天最爱写信也最善聊天最善写信，难怪七十年代 E. W. Marris 先后编出三大册蓝姆书信集，我和一些逛书店的蓝姆迷都说这套书内容很够古典，装帧不够古典。

英伦那年月《伊利亚随笔》前后两集的初版还偶有所遇，著名装帧家上好皮革重装的精致装潢也见过，上百英镑一部谁买了谁自疚。书商老朋友威尔逊经手买卖的三两部他愿意照来价匀给我，我观赏半天，思量半天，忍痛放弃，惨若失恋！有一天，威尔逊从抽屉里抽出一部《伊利亚》前后两集合订本，老字号 Riviere 重装的，封面封底黑皮烫七彩花草，秀美得不能再秀美了：「邻人妻子，聊供一饱眼福耳！」

他点着了烟斗一脸狡黠，前一句话典出《圣经》之"Neither shalt thou desire thy neighbour's wife"，后一句借了〇〇七小说书名《For Your Eyes Only》。我死了这条心死了好几十年了，上个月 Lorence Johnston 忽然告诉我说伦敦有一部一九〇〇、〇二年版《伊利亚》两集合订本，Charles E. Brock 画插图，注明是"Bound by Bayntun-Riviere, Bath, England"，计算机上传来的彩照我一瞥难忘，比威尔逊那部「邻人妻子」典丽十倍，也比拍卖落槌价便宜，我要了。George Bayntun 一八七三年出生，一八九四年在巴思开办书籍装帧作坊，生意越做越旺，吞并了好几家同行，一九三九年把一八二九年创办的老字号 Riviere 也盘过来，一大批顶级装帧工具听说只有 Riviere 才有，做出来的书更完美。Bayntun 的家族事业一传传了四代，当今管事的是曾孙爱德华，六、七年前听说他装帧了一本 George Gissing 的名著《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我辗转托人去问，说是晚了一步卖掉了。手头这部足本《伊利亚》Charles E. Brock 画的黑白插图果然可喜，我早年在 Charing Cross Road 买到一幅镶了小镜框的残页，画三两书痴在旧书店门外的书架前翻书找书，该是书上撕下来卖的，老朋友

Leonora 一见钟情，我迁回香港前夕送了给她：「蓝姆的文字淡淡写了几笔，」她说，「画家竟然画出了无尽的幽情，一下子飘起陈年的樟脑味道！」

丘吉尔的背影

早岁初读丘吉尔我不是读《英语民族史》，不是读《世界危机》，不是读《二次大战》。我读的是 Robert Chris 旧书店里找到的一本《Thoughts and Adven-tures》，一九三二年初版的文集，题材平常，陈意超常，一笔清亮照人的文采拈出铢积寸累的学问：“仿佛一座艳阳下的花园，老树遮荫，微风送香，那正是丘吉尔的英文！”克里斯说，“我读了几十年还嫌没读饱。”

那些年我常常在他的旧书店选购藏书票也买些袖珍书。一九三四年开张的老字号了，店堂古旧，存书古旧，老板伙计都古旧，英国文学书最多最齐，行里行外不少人赞叹克里斯是历代英国文学经典专家，他倒谦称他的专业其实是“cigarettes,coffee,stories and gossip”。那天他心情好，带我钻进楼上书库看丘吉尔的一幅小油画，画书桌上的瓶花笔筒笔架镇纸和三叠乱书，玻璃窗外浓绿的树影里飘散的几道金光尤其生动。“一九四七年丘吉尔在皇家艺术院开画展，我看了感动，一九五一年机缘凑泊收了这幅画，日子越久一定越珍稀。”克里斯到底是商人。

丘吉尔劝年轻人挑书看书要精要少要像老年人那样谨饮慎食。他担心年少识浅，囫圇吞书，铸造主观，来日重读再也读不破当年错误的领会，白白断送了好书的启迪：“Young people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reading, as old people in eating their food. They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They should chew it well.”文章大家不愧是文章大家，下笔总是这样铿然有声，一句一个惊喜，就算道理偶有商榷的余地，文辞从来如锤如炼，玲珑剔透。我倒觉得年轻人肯看书已然难得，他们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似乎也不大容易阻止，一时间一知半解甚或无知错解也不要紧，年齿渐大重新再看一定别有洞天。少年以酒当水，老年以水当酒，那也是人生的规律。

丘吉尔那一代人爱书读书是习性，书房里藏书不足五部算不得藏书，只算是“a few books”：Thomas Morley 说的。我在英伦那八年堆满半层破楼的杂书少说也有五千本，岁月多情，生活无情，漂几次洋搬几次家人书俱老，遗失的遗失，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身边只剩雅玩一堆，残书数卷，离丘翁怀想的境界远了去！幸亏他说无缘博读群书也不要紧，有空摸摸书翻翻书端详一本书

也是清趣也是清福。他还说读书可以不从第一页读起，可以翻出一句喜欢的句子读下去，读到不想读了又可以再跳去读别的段落。

我六十之后刚巧也爱这样读书，纸船随波，落叶逐流，飘到哪里读到哪里多闲适！

在克里斯书店买的那本《思与行》，我天天进城上班放工回家都在火车上品读，读完再读的是《Hobbies》和《Painting as a Pastime》那两篇随笔。三十几年了，我半个月前竟然买到这两篇随笔的合订本行本，一九四九年第三次印刷，用《画画消遣》做书名，薄薄三十二页，书尾附录粉纸彩印的丘吉尔十八幅油画，都是一九四七年克里斯说的画展上展过的作品。这位英国战时首相的风景画往往比静物画得更好，我尤其偏爱那幅金鱼池塘，画他下野期间在肯特郡乡居的花园景致，七八种光暗深浅的青绿颜色调度有方，远看一片乡僻，近看一弯乡愁，几簇水仙之间金金黄黄的游鱼顿成乡谊了！

有了这样灵巧的视野这样细腻的悲悯，难怪丘吉尔对历

史对政治对人生难舍难弃的是这样苍茫而精致的体悟。他磅礴的一生说穿了是他对历史悲剧的情感和预感；他营造的文采供养的也离不开古罗马政治家西赛罗笔下万古的壮怀：沉实而飘逸、硬朗而典丽的 Ciceronian！不管是 Albert Finney 的电影《Gathering Storm》还是 Isaiah Berlin 的华篇《Winston Churchill in 1940》，动人处都在乱世诤臣绝壁上那一波慷慨的回眸。一九四〇年他批评英国外交部一份文件草案说：“The idea set forth appeared to me to err in trying to be too clever, to enter into refinements of policy unsuited to the tragic simplicity and grandeur of the times and issues at stake.”

Lynne Olson 新近出版的新书《Troublesome Young Men》写二战期间力抗白金汉宫和白厅绥靖政策的几位政治家：Harold Macmillan, Robert Boothby, Leo Amery, Ronald Cartland, Robert Cranborne。全书为这些隐入历史阁楼中的人物招魂，断定希特勒那段疯狂年代里，铮然伫立在政治风雨荒野中的并不只是丘吉尔一个人：“The Rebels who Brought Churchill to Power and Helped Save England”，她的书用了这样一句副题。读这

本书我挑着读的不外是英相张伯伦的事迹，是言情小说家 Barbara Cartland 的哥哥在法国战死的壮举，是 Amery 在议会上要张伯伦滚蛋的演词。“我见过丘吉尔，”克里斯那天对我说，“他跟那些人不很一样。我至今还记得他转身走进首相府的背影，有点傲慢，有点落寞，像个夜归的老作家多过像个过路的政治家。”可惜 Lynne Olson 生得晚看不到这一幕。

比尔兹利漫忆(1)

老民国新月派谙洋文的才子都倾慕英国插图画家 Aubrey Beardsley 的才情。依稀记得是梁实秋先生说的，说徐志摩邵洵美编副刊编诗刊都爱用他的线条花草做装饰。苏雪林老师留学法国学过画，她说二十世纪上半叶 Beardsley 笔下繁花鬓影几许暗香飘过法国艺坛，那股世纪末颓废苍秀的气韵巴黎画人墨客谁不惊艳！底子是“先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 的技巧，图案纹饰的营养却来自十九世纪末风行欧洲美国的装饰艺术 Art Nouveau：“他给黑白插图艺术掀起一次漂亮的革命，”伦敦一位卖美术旧书的书商说。“你看他染黑留白的布局多么灵巧多么清新！”

一八七二年生，一八九八年肺癆死，年纪那么轻，成就那么大，我十七岁在南洋买过一本他当美术编辑的著名季刊《Yellow Book》，闭门偷偷看偷偷描高兴了几个月。庄士敦的旧书店摆着一套齐全的《黄皮书》，我问都不敢问价钱：从老上海走进新中国的老文人家里也许都曾经有过也曾经吓得扔掉过。邵洵美一九二九年出版《琵琶词侣诗画集》，只翻译他的两首诗，加些花边加些插图说

是“希望印得厚一些”。邵先生求雅，Beardsley 译名中的“琵亚”稍嫌洋化；“词侣”倒真是清末民初花前月下的名号了，索性改姓皮，全名“皮词侣”！

外国人取中国名字像唐宁街十号门前高高挂个红灯笼，我瞧不惯。Beardsley 我向来随便译音，起初译比亚兹里，细想，“亚”音不准确，还是“比尔兹利”接近英语原音。我寄寓英伦那时期他的作品老早是旧书店里的古人古书了，价钱都快追上小古董。我玩藏书票那些年 Robert Chris 有一天忽然亮出一张比尔兹利替 H.C.Pollitt 设计的藏书票，画个秃顶老头子扛着一盘杂书让一个裸女挑，“MR POLLITT'S BOOKPLATE”几个英文字母古典得要命。“簇新的 mint condition,” 克里斯说。“五镑钱你要不要？整个伦敦城你找得到第二张十五英镑我立刻买！”

Pollitt 是十九世纪藏书家，喜欢的书他一买总是买三本，两本贴上比尔兹利设计的那款藏书票，一本是读的，一本是收藏保鲜的；第三本随时出借随时送人。书商 David Low 写的那本《With All Faults》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普利德要他买清他的藏书，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

家画家的上好作品，估值太难，交易吹了。三十年代旧事重提，普利德让这位书商拿去卖一本抽一本的佣金，随卖随结账，彼此高兴。普利德一生最爱赞助作家画家，比尔兹利跟他是至交，听说一生只设计过两款藏书票，一款是普利德的，一款是一位 Miss Custance 的。比尔兹利名下别的藏书票大半用他的插图加上“ex libris”和藏书家姓名付梓。克里斯卖给我的那张 Rainforth Armitage Walker 藏书票正是这样移花接木的作品，移的是《Le Morte D'Arthur》书中比尔兹利最迷人的插图。我新近向庄士敦买进一部一九〇九年版本的《阿瑟王之死》，这幅插图插在三六七页上。

这是十五世纪署名 Sir Thomas Malory 撰述的一部演义，写阿瑟王之兴衰和一众圆桌骑士的浮沉。初版一四八五年由英国大印刷商 William Caxton 印制，书名注明马洛礼译述：Le Morte Darthur reduced in to englysshe by syr Thomas Malory。马洛礼身世向来一片疑云，传说他是立过战功封了爵士，英王爱德华四世在位年间在法兰西入狱，狱中书成，书后写祷文祈求早日开释，一四七一年亡故。《阿瑟王之死》几百年来出版过许多版本，十九世

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版本七十年代售价都在三十到五十英镑之间，比尔兹利做插图的一八九三、九四年版本更贵了，四百英镑一部我见过两三部。我这部正是一八九三年 J.M.Dent 出版社版本的一九〇九年第二次印刷，限印一千五百部，一千部在英国发售，五百部在美国发售，全书内文都改为现代英文拼音，装帧和插图比尔兹利一手包办。

书中每个章节都用他的花草人物装饰回目，十足“先拉斐尔派”画风的遗绪，Asprey 具名重装纯白全皮封面，压花烫金字刷金边，比尔兹利当年设计的墨绿金花金字封面和书脊裱入封底内页存照。三十年前我在伦敦藏书家 J.S.P.的书房里见过这个版本，Zaehnsdorf 重装红皮金花封面，扉页上有诗人叶慈 W.B.Yeats 的题识。叶慈跟比尔兹利兄妹都相熟，妹妹 Mabel 一九一六年癌症去世，叶慈写十四行诗《Upon a Dying Lady》祭奠香魂。克里斯说比尔兹利一家人身子好像都很弱，总是病恹恹的。

比尔兹利漫忆(2)

Asprey 是伦敦一七八一年开业的老字号，专卖名贵手工用品：钟表首饰，金银器皿，文具皮箱，样样精致，历代名门旧家全是主顾。他们做皮货出了名，旧书封皮装饰尤其做得出色，五十年代一旦盘下老店 Sangorski & Sutcliffe，皮装书籍做得更考究了。我这部《阿瑟王》封底内页地脚上镇着小小金字“Asprey”，想起早年逛过他们 Bond Street 的店堂，有一次一位老伙计还跟我悄声闲话维多利亚前朝影事：江山如画，霸业如梦，转眼都付耳语稗闻中了！

纸月亮

今年夏天伦敦拍卖行拍卖英国历代文史书籍和儿童读物，还有一批名家装帧的古籍和私人印刷所编印的精装版本。那部稀世的莎士比亚剧作初版对开本华丽的登场和矜贵的归宿不必说，随便一部 Lewis Carroll 的《艾丽思漫游仙境》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听说也上万英镑。儿童书里只要是 Arthur Rackham 画的彩色插图都上千英镑。我几个英国旧朋友满肚子人文学问，长年搜猎 find bindings 和 private press 做的旧书，几十年前我还跟着他们在伦敦不少老书店捡到一些精致的小书，那份香缘近年似乎耗尽了。

英国十九世纪有个书籍装帧巨匠 Joseph Zaehnsdorf，祖籍匈牙利，十五岁在德国 Stuttgart 拜师学装订，到维也纳一家作坊里做了几年装帧，一八四二年定居伦敦开了一所书籍装帧作坊，老了几孙继承祖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坊跟几家装订厂合并扩充成了新式工厂，他们家这门手艺随之断了香火。我七十年代在伦敦几家卖老书的老字号碰到过好几部老约瑟夫装帧的皮面烫金典籍，总嫌上百英镑太贵没敢出手，伦敦拍卖行这回有他

做的蓝姆一套初版《Tales from Shakespeare》上下两册，估计是两三千英镑的天价了。岁月真是老的好。

上个月，我在威尼斯带着英国朋友写的介绍信去看一位意大利老先生和他的藏书。老先生战后在英国住过十多年，英语带点乡音而流利好听，家里老约瑟夫老装帧的典籍算算都有十几二十部，说是五六十年代在伦敦找到的：“只要你头脑正常不去追求莎翁的 first folio，那时候精美的旧书比这里 Piazza San Marco 的鸽子还多！”他说。意大利皮具考究，笺纸考究，罗马米兰威尼斯翡冷翠卖文具的 Il Papiro 卖的记事簿彩笺纸漂亮，分号又多，简直荣宝斋开连锁店；小巷小弄小纸铺的手工皮面书簿和暗花细纹信纸更迷人，一派传统艺术的情影：“我这几年贪玩，拜师学书籍装帧，学烫金，学做书函，这样似乎才对得起我的威尼斯祖先。”老先生笑起来瘦长的脸皱成水都的水波，那管鹰鼻竟是书房窗外弯弯的拱桥了。

承他引介，我跟窄巷小作坊 Charta 的老板聊了两个下午。十月威尼斯秋阳似酒，秋水似画，萧萧微风吹冷了满城一绺绺的石板路，盛夏的游人都走了，四百多座小桥漫

步闲逛的大半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外地访客而不再是游客了，他们默默探望一幢幢久违的沧桑，一块破砖一段历史，数滩积水数面古镜，几朵青苔几幅心事；扁舟穿过“叹息桥”下的呜咽声中，多少前朝的孤愤一下子随着河边古屋窗台上飘下来的落红缓缓逝去，像深情的血斑，像含恨的残梦。老板说，十月最后几天这里晨昏霜意渐浓：“威尼斯钻进被窝里冬眠了”！

作坊阴暗，满架子皮面旧书散发一股像桐油像石蜡的香气，他叫他女儿检出他们装帧的几十部英文典籍给我看，都是些旧版初版的英美近代作家名著，细工制造皮革书皮，封面烫了金字金花，有些还挖框镶进一幅印在皮革上的彩色图片：“拿原书彩图复印在皮革上是我的独门秘方，都在顶楼做，不方便让客人上去看。我倒可以带你到二楼看我做书脊，看我烫金。”老板笑得很神秘。我听藏书的老先生说，皮革上面压印彩图印得那么鲜艳确然是 Charta 的本事，工序格外细腻，全靠心静手巧，也许老板的女儿本领比老板还大。

一部皮革装帧的海明威《战地钟声》初版本售价一千六

百欧元，十九世纪名著更贵，我见识了他们的手艺算是圆了梦了，舍不得买。Arthur Rackham 画彩色插图的《艾丽思漫游仙境》我倒是要了，是一九四八年重印的一九〇七年初版。我找蓝姆的《Essays of Elia》，老板说十几年前做过一部老早卖掉了，作坊里只存了蓝姆兄妹编写的莎翁故事集一部，不贵，我带回来了。那本皮面压印老画的记事簿厚实可喜，插进十几幅老春宫更见别致，整本书做得古秀典雅，我实在想不出理由不要。“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老先生脸上的水波和拱桥多了三分体贴。“只是我们迷恋的是纸月亮！”Paper Moon 很诗意，其实是米兰一家著名餐馆的招牌，我这趟又去了，酥炸春鸡酥脆香嫩，肯定比蓝姆笔下的烤乳猪好吃；他们做的海鲜反而远远比不上威尼斯那家 Vecia Cavana 做得神奇：地道的水都烹饪，色胆香心不输 Arthur Rackham 的水彩。

野草莓

我向来懒得去分辨章鱼 octopus 和墨鱼 cuttlefish 的异同。听说有些章鱼体内也有墨囊，癖性比墨鱼强悍。墨鱼善守护，危急时刻放释墨汁掩护自己逃逸，名称很多，叫乌贼，叫乌鲗，叫墨斗，全都黑黢黢的。上个月在米兰一家海鲜小馆子吃了墨鱼汁拌意大利面条，说是意国传统做法，鲜甜极了。章鱼麻烦，失手煮老了嚼起来像塑料没法下咽。挪威海螯虾 scampi 其实也很甘美，去年在《Gourmet》上看西西里岛漂亮少妇吃 scampi 的照片印象最深。

意大利春季秋季 scampi 多，墨鱼也多。Santa Marina 旅馆的门房说，早年捕墨鱼都用雌的做饵去勾引雄的，慢慢才学会改用咸水湖小鱼 anguella。我在威尼斯一处小海湾碰到几艘渔船在钓墨鱼，他们说秋阳这样亮丽墨鱼最活跃，午后三四点钟小船黏糊糊载满收获靠岸卸货。“墨鱼难消化，”身边一位美国人说，“我在西西里岛吃坏过肚子！”坐在一旁的意大利渔夫听不太懂那句话，无端顶了他一句：“Cholesterol? To hell!”大伙大笑而散。美国人说他情愿去翡冷翠吃山乡蔬果。

离开米兰飞去翡冷翠之前威尼斯那位满脸小桥流水的老先生来电话，他说他跟翡冷翠的朋友说好了让他带我去逛几家旧书店：“碰碰运气吧！”老先生说。提着行李走进翡冷翠 San Gallo Palace 旅馆办完登记手续，柜台上甜甜的小姐说大厅那边那位先生等了我大半天了。我赶紧走过去，他也赶紧迎过来：个子很高，一头浓浓的银发配了一袭笔挺的灰色法兰绒上装潇洒得厉害。他说他叫 Andrea，非常希望祖上跟翡冷翠画家 Andrea del Sarto 沾点血缘关系：“奉威尼斯商人命令要我来当导游！”

我不喜欢跟着向导游览，只让 Andrea 带我去看了两三家书店吃了两三顿 Toscana 菜肴。他五十刚出头，开朗的脸上藏着三分忧郁：“学过电影演过舞台剧做过皮具生意开过出版社离过两次婚目前跟一位老师傅合伙做金饰小工厂！”他背台词似的一口气介绍自己。英语比老先生说得更好听，词汇也更丰富。他说姨母嫁到英国去，他中学时代每年暑假都去伦敦姨丈开的餐馆做短工，一边捞外快一边学英语。有一天，我们在古城 San Gimignano 的露天茶座喝下午茶瞭望满山满谷的橄榄树，黄黄的艳

阳染亮了青青的林海，Andrea 想起他小时候最喜欢到橄榄树丛里找野草莓：“看过《Wild Strawberries》吧？”他忽然说。“有了钱我最想拍一部那样的电影，我演 Isak Borg 教授，找 Monica Bellucci 演对手戏。算是给我这一辈子做个交待。”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电影我旅居英伦那些年看得最多，一九五七年拍的那部《野草莓》看过两三遍还觉得好，英国影评说那是一池圣水，中年人看了下半辈子会活得更宁帖。“我在 Tuscany 山乡里的大家庭长大，”Andrea 点一支烟淡淡说起一些往事。“从祖父那代就靠着替人家种橄榄种葡萄维生，父系母系一大串亲属住满三四幢毗连的农舍，哀乐交杂，恩仇纵横，我很烦，很孤独，总是像墨鱼那样释放墨汁保护自己。”十四岁那年，他说他跟二十一岁的表姐偷偷上了床，十六岁表姐出嫁他整个人垮掉，肺结核医了半年才医好：“我姨母心疼我，汇钱让我到翡冷翠读书，暑假让我去英国做工赚钱。”他说两次婚姻破裂都是他的错：“我在她们身上找我表姐找不到！”他眉头一皱，藏蓝色的眼睛幽幽望着山那边的农舍漫出一层泪影。“Monica Bellucci 太像我的 Alessandra 了！”

我接不下话。在追忆《野草莓》的瞬息间向我这个陌生的异国人倾诉这段往事他也许不觉得唐突。我倒有点感动了；我想他的感动一定更深更痛。我递了一支烟给他，请侍者再来两杯咖啡。Andrea的心情很快平复。他说电影里那幕授勋仪式比那段点题的摘草莓更深刻：“跟前头那场怪梦一样神妙！”太阳慢慢西斜，我们开车回翡冷翠去看他的金饰作坊，老师傅找出一件细雕的小小金墨鱼给我看，手工纤巧刚秀，是他早年的作品，多少钱都舍不得卖。晚上我在 La Grotta Guelfa 回请吃饭，听说牛扒烧得最好，Andrea 跟相熟的厨司讨论半天终于来了几道菜牌上没有的菜，烤羊腿、炸湖虾还有橄榄油焖出来的鲜嫩墨鱼。“对不起，甜品没有草莓！”厨司走出来说。幽暗的烛影下 Andrea 的脸一瞬间苍老得像电影里的 Professor Isak Borg，带点茫然，带点执拗，带点恋念。

橄榄奏鸣曲

清晨七点多钟下楼吃早餐总是碰到这对英国夫妇，总是淋过热水浴的神采，总是三分惊喜的微笑，总是彬彬然一声开朗的“早安”。旅馆餐厅空空荡荡，我们分坐两张餐桌咀嚼米兰丰腴的秋光，呷一口香浓的巴西，切一方腌过的帕尔马，那么欧陆，那么布尔乔亚，那么传统。“老天爷太忙了，”他有一天忍不住伸过头来对我说，“暂时忘了分配一点糖尿一点血压一点胆固醇给我们。该庆幸过了六十的人还可以尽兴吃掉这顿早餐！”也该庆幸我们的年纪缩短了我们的睡眠让我们天天跟早起的小鸟一起觅食，我说。

他放下咖啡大声一笑递了一张名片给我：姓 Temple，曼彻斯特一家会计所的会计师，一九四〇纳粹德国空袭伦敦那年出世，比我大两岁：“前列腺起码也应该比你的肥大两个厘米！”他听说有一本意大利医生写的书说多喝 Tuscany 的一种红酒可以减缓机能衰老，他没有读过那本小书，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个牌子的红酒，有个意大利朋友戏弄他说是一九四三年的 Chianti 产品！我记得英国诗人 Dylan Thomas 的一封家书说，米兰四十年代中期满大

街尽是骑脚踏车叫卖红酒的小男孩，他们卖的真的是托斯卡纳 Chianti Mountains 出的 Chianti 葡萄酒。坦普尔先生说那是德国人百般蹂躏加上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的米兰，Edmund Wilson 形容整座 Milano 简直“looked like a slice of Hell”。

果然遇上一个同时代的人分享同时代的记忆重温同时代的旧书追念同时代的悲欢。我和坦普尔先生都欠缺计算机的技能和兴趣，不习惯上网搜寻简便的百科知识。我们都是捧杂书一页一页翻读的老一辈人。那是有点寒伧也有点自得的世代，隆冬炉边灯下喝茶看书聊天的时刻，门铃一响，站在门外的也许是《Cakes and Ale》冒风雪赶来替他叔叔归还一本闲书的少年 Ashenden：“Come in, come in. Take off your coat. Isn't it awful, the weather? You must be perishing.”那样古旧的欢愉我们到现在还不觉得遥远也不觉得过时。

坦普尔先生缅怀读书的上一代人走的往往是没有向导的旅程，不带地图，不带指南，像 Edmund Wilson 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那本《Europe without Baedeker》。那又是一

段典故了：Karl Baedeker 是十九世纪德国出版家，他编印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红了好多好多年，Baedeker 这个字从此不但象征了旅游指南也有了入门手册的意思，而威尔逊那本描写意大利、希腊和英国古的旧作偏偏舍弃了贝德克尔的指南独自探索历史的荒径抚摸前人的余温。

我们在早餐桌上的零星交往带出了一次画店的即兴同游。坦普尔先生说他三四十岁爱上油画，几十年来家集藏了相当数量的旧画家新画家的作品，尺寸都不大，看不懂的不收，风景首选，人物也要，静物绝不错过。我陪他花了一个下午逛遍他记事簿记录的几家米兰大小画廊，买了一幅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油画家的袖珍风景画，笔调色彩有点像 Paul Cézanne 的 Sainte-Victoire 山色，近看浓烈，远看深邃，配上斑驳的老画框尤其好看，凋残孕藏华贵的沧桑。

那天晚上我刚回旅馆坦普尔先生打电话到我房间要我下楼跟他一起喝咖啡。他拿了一幅这趟在威尼斯买的油画要我欣赏，是威尼斯画家画的意大利少妇半身像，樱唇

格外柔媚，微侧的脸迎窗外淡淡的霞光轻轻染亮她浓郁的发髻，发簪是威尼斯著名手工玻璃艺术品，晶莹的金光中坠翡翠颜色的一枚橄榄：“古老的威尼斯人说，威尼斯第一个美女是威尼斯玻璃做的，‘坦普尔先生活像地上捡到糖果的小男孩。’这幅画叫《橄榄奏鸣曲之三》！”我悠悠想起拜伦在威尼斯写的一句话：“The women kiss better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离开米兰那天的清晨，我在早餐桌上偶然发现坦普尔太太名叫 Pia。我偏爱这个典丽的名字，英国 Pre-Raphaelite 画家 Dante Gabriel Rossetti 那幅但丁《炼狱》画 Pia 锁在古堡的情影我早年把她翻译成“碧娅”。“我向来迷恋 Pre-Raphaelite 的画，”坦普尔先生很快察觉我的发现。“你看不出我身边这位 Pia 年轻的时候有点像罗塞蒂的情妇珍妮吗？”我还来不及招出我的推想，旅馆柜台上那位秀气亲切的小姐正好走过来提醒我车子在外头等上机场了。那天是星期天，坦普尔先生和我都看不过柜台小姐太忙太辛苦了。她赧然一笑悄悄说：“Life is hard”

罗马一叙

餐厅外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叫嚣声，餐厅里的人纷纷探头外望。骂架很快升温，几个穿制服的机场警衛趋前调停。萧老夫子说意大利人激情浮躁，动口动手的争执是寻常事体：「我们昨天一到罗马火车站立马碰上一场武打，拳飞脚踢双方都挂了彩了，我们差点遭遇诗人雪莱的惊魂记！」雪莱那年一踏进那不勒斯闹市也遇上一宗血案，一个年轻人冲出一家舖子，一个壮汉拿着刺刀死命穷追，不消几秒钟追上了一刀宰死年轻人，鲜血流了一地。雪莱又惊吓又激愤，拉着跟他同行的传教士越说越生气。传教士不慌不忙看着雪莱那副焦躁样子反而哈哈大笑，雪莱说他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我到意大利渡假之前写的那篇〈今朝风日好〉是写给英伦老朋友萧老夫子的信。「老夫子」是早年伦大亚非学院一位英国学姐封他的称号。学姐毕了业在台湾和北京半工半读住过好几年，中文棒极了，说是旧社会称家馆、私塾的老师叫老夫子，清代的幕宾也叫老夫子，不爱活动的迂阔知识分子更是老夫子：「老萧不是私塾先生也不当幕宾，」她说，「迂阔当然说不上，整天躲在家里享清

福倒是事实，称他老夫子最恰当！我们从此都跟着学姐这样称呼这位寓公老萧了。

我这趟赶不及绕去英国看朋友，老夫子伉俪十月下旬刚好要到德国探望儿孙，我们临时约好趁着我回程在罗马乾等转机的五六个小时在机场碰头叙旧。两老平日在伦敦不爱走动，每年春秋两季倒喜欢坐火车漫游欧洲，说是反正他们不赶时间，在罗马玩两天再绕去德国也不迟，机场餐厅里吃点小吃聊聊天多好。七十老几了，老夫子这趟气色更好，一见面赶紧从大皮包里掏出一件新欢要我一瞻芳泽。是一幅明代缂丝，花草细致素朴，颜色沉实饱满，澹澹穆穆几乎透着宣德炉的斑斓珠光。他说是夏天里刚跟英国一家老世家的後人买的，两年半之前早看上了没好意思开口，这回听说他们在清理藏品才顺水推了舟。老夫子说藏家还附了一纸英文资料说明前两手物主的履历，追溯二十年代流入市面的几幅缂丝都是一位朱姓中国名人的家藏：「我猜是朱启钤！」老夫子说。

缂丝我不懂，也没有收藏过，年少在台北父执的坐雨斋里倒是欣赏了一大箱子，後来听说分批卖给了美国的美

术馆和收藏家。朱启铃是朱桂莘，老辈人称他桂老，他的《螭园文存》里的一些文章我在伦大亚非学院图书馆里读过，很沉重；他的《存素堂丝绣录》坐雨斋里有一部，长年锁在玻璃书柜宝贝得要命。朱螭园是光绪举人，入民国当过总长当过代理国务总理也跟过袁世凯，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王世襄先後都是社员，大陆变色後他出任文史馆馆员，又是政协委员，一九*六*四年去世。

朱家收藏缂丝太有名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大财团出百万现洋想买下存素堂的全部缂丝老先生一口拒绝。一九三〇年张学良委任他当北平市长他似乎婉拒了，转而割爱把家藏全部宋、明、清刺绣以现洋二十万元卖给张大帅。日本人占领东北期间搜劫张家一些缂丝珍品彩色精印大册图录，剩下的一大批听说至今还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朱启铃大半生提倡研究中国刺绣工艺和古建筑学，成就极大，地位极高。「老先生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萧老夫子笑嘻嘻说。「他生了两位极漂亮的千金朱三和朱五，民国初年名噪京华，八方倾倒！」三小姐香车过闹市，打油诗里说她「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

风头」；五小姐是朱湄筠，抗战前夕马君武讽刺诗〈哀溧阳〉里揶揄「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餐厅里茶客食客渐渐少了。我们还在遐念昔日朱门明珠风华的

时候，邻座嫋嫋婷婷来了两位意国佳人，老夫子惊叹雪压小桥压断了溪间香草空留翩翩蝴蝶独立无言：「这个古老国家的荳蔻年华真是动人魂魄！」他仰头乾掉半杯红酒。萧夫人说他们去年在南京老家向一位远亲买了一幅溥心畬的洛神赋仕女图，「那才叫大美人」！老夫子摇摇头说还是他们家传溥先生那套四屏工笔花卉最神妙，拍卖行苦苦劝他放出去他死不肯。那套精品我见过，尺寸很小，气韵很大，每幅画里细密的工楷小字尤其笔笔生姿，听说是老太爷战後在北平拿了一件宣德炉换回来的。「能替我影印一份贾纳夫写溥心畬到香港吃大闸蟹的文章吗？」老夫子忽然问我：菊黄时节的风雨游子最惦念的毕竟是江南的螃蟹有多肥！飞德国的班机在催促登机了，我们在长长的走廊上依依握别，玻璃窗外罗马的天空一片湛蓝。

沉香记(1)

菲利普坐在伦敦国立画廊展览厅里等赛莉。她的情影在他心中飘来飘去，这个不属于城市的清丽少女，花店里兰花杜鹃丛中的矢车菊。在肯特郡的山乡采啤酒花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要带她住在朵塞特郡的小洋房里陪他行医。是星期六下午，他喜欢坐在画廊里看画，想她，等她。她来了。他嗫嗫嚅嚅对她诉说许多藏在心里的话。他说他想娶她。她说她不想毁掉他出国旅行的心愿。他说他其实已经顾不了那些了：“But don't you want to marry me？”她说：“There's no one else I would marry.”“Then that settles it”他说，“I'm so happy.”赛莉笑得很甜说她有点饿了。他们走出画廊停在栏杆前瞭望特拉法尔加广场。出租车私家车公共汽车满街穿梭，路人熙来攘往，阳光一片艳丽。

我这一代的书痴谁都读过毛姆的《人性枷锁》，谁都讨厌 Mildred，谁都喜欢 Sally。一九七八年南洋庄大哥第一次欧游经过伦敦一定要我带他到国立画廊，一定要站在大门前瞭望特拉法尔加广场：“七百多页的小说最后几页的情景此生难忘，”他说。“我太想走进小说里的这一幕。”也

是星期六午后，满街的汽车满街的路人满街的艳阳，我蓦然瞥见大哥疲惫的眼神蒙上薄薄一层泪影。

他是我在罗马的老朋友大林的表哥。那年，他先游遍意大利名都胜城再去法国看朋友，回程逗留英伦那几天大林嘱咐我陪他各处看看：“一个学贯中西的南洋世家子弟，没有结过婚，没有出过远门，麻烦你照料一下！”大林说。“集藏初版洋书大哥是专家，还有明清竹木牙角家传也甚丰，值得向他讨教。”那四天三夜我请了假天天到旅馆接他出去玩，带他去找他要找的书店画廊古董铺。大哥快五十了，身材高瘦，满脸嶙峋，微微上扬的眉毛和常常下垂的嘴角是他人缘单薄的写照：有点孤僻，有点拘谨，有点自负。“这世界上到处是他瞧不起的人他瞧不惯的事，”大林警告我说，“你将就点儿吧！”

我原以为到旧书店看书找书他会很高兴，其实不然。书店书架上的书一大半他瞄都懒得瞄一眼；近代当代名著初版他好像早就收齐了；一些装帧又别致又贵重的书他几秒钟内连价钱都不看就要了，脸上也依然毫无欣悦之色。“可以讲价的，”我提醒他。“省不了几个钱，”他说，“这

样讲究的手工做一本书如今不多了！”我为他的沉稳惊讶也为他的洒脱惊叹。书店老板很快摸准他的脾性，从楼上拿出一本《荒原》，是 Virginia Woolf 和丈夫 Leonard Woolf 的 Hogarth Press 手工印刷的编号四百六十本之一，有艾略特的签名题识，前一手藏家做了烫金皮盒珍藏。“Hundred and ninety pounds.” 老板说。“Done.” 大哥眉梢微微扬一扬说。现在，这本书伦敦叫价六、七千英镑一本。

奇怪，伦敦许多生僻的街名巷名大哥都记得住，出租车司机往往都要先翻地图才敢接我们的生意。“都是小说杂书里读过的，”他淡淡一笑。“既然来了总想去念想念想！”他到 Paternoster Row 去找 Izaak Walton 住过的房子，说沃尔顿有一天从住所走路去看诗人 John Donne，过不了三天诗人病逝了：“...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大哥熟读沃尔顿的名著《The Compleat Angler》，他说这本《垂钓大全》是英国十七世纪最清澈最丰美的随笔：“还有他写的 John Donne 传记，神品！”

我在我的一本记事簿里还找到大哥抄给我看的两句诗“楷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那是蒋士铨题钱大昕画白莲的句子，大哥在一家卖东方文玩的老铺子里买了乾隆年间钱大昕的一本册页，画莲花，我问他那些画好在哪里，他不回答，要了我的记事簿写了这十个字。那天，我们在另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七、八件明末清初的沉香木雕雅玩，酒杯、斋戒牌、罗汉、香插、笔筒、臂搁：“沉香？伽南？莫非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大哥这回终于流露了一点点掩不住的心动，轻声告诉我说沉香是东印度和南洋一带的香料木材，明代永乐年间中国名工巨匠像雕犀角、田黄那样讲究雕沉香，根部雕的山水笔筒和山水酒杯最值得玩玩：“这对小杯子这件笔筒和这件牌子太难得！”他都要了，照旧不讲价，连那只康熙官窑青花瓷瓶一算，那天他花了一大叠英镑。

沉香记(2)

“听说王尔德专收藏青花瓷，”大哥飞回南洋之后大林来电话说。“在法国他还买了一件雍正官窑青花笔筒呢！”我忽然想起临走前夕庄大哥在 Cecil Court 重金买下一部

王尔德的《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William Zaehnsdorf 装帧的，摩洛哥皮革封面漂亮得不得了。那天，庄大哥似乎格外高兴，请我到 Café Royal 吃午饭。“他收过一位入室弟子，很英俊，前几年在南洋撞车死了，”大林说。“大哥住的洋房从此叫伽南小筑，不知道为什么。”伽南是最名贵的沉香，最古典的香韵。

济慈的欢愉

美国出版家 William Targ 一九七五年那本回忆录《Indecent Pleasures》写印书藏书的故事十分好看。他是英国藏书家 John Carter 的好朋友，那些年我们都在读卡特写的藏书指南和猎书琐忆，读了这本《不雅之趣》才晓得卡特跟纽约第五街 Scribner 的珍本书部门过从很密，专替他们在英国搜猎古籍转运美国。听说那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事，连谷登堡《圣经》他们都经手买卖过两部。Gutenberg Bible 是十五世纪出版的拉丁文《圣经》，是德国金匠 Johann Gutenberg 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活字印刷的书。

塔克说他一九七一那年竟然在 Scribner 买到 John Keats 名诗《Endymion》初版，高兴得不能再高兴。那首诗开笔第一句千古绝唱：“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济慈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卫道之士看不顺眼群起攻击，有些文评家还考证出济慈体质虚弱，经此一骂，身子大坏，果然逃不过二十六岁的寿限！塔克赞叹写得出这句佳句的诗人几乎大可封笔罢吟了：“When a line like this hits a poet, what can he do for an encore?”一年冬天，我

在伦敦买到 Adrian H. Joline 写的《Meditations of an Autograph Collector》，雪夜闲读读到一段掌故说，济慈初稿起句是"A thing of beauty is a constant joy"，一时大喜，问身边一位学医的朋友说："Isn't this good?"医生回答说好是好，似乎还少了些什么："Yes, but it seems to lack something."济慈想了一想，终于弃掉"constant"镶上"forever"在句尾。

收藏名人笔迹的若林不相信济慈改诗的这段掌故实有其事，他觉得任何诗人都不会坐在医生朋友旁边说：「我想我要写《恩底弥翁》了。这句起句你说好不好？」我倒不是这样看。济慈写下这句起句的时候一定还没有想好题目；照常情推断，诗人写下好诗忍不住要跟朋友分享一下一点不奇怪。再说，若林是个收藏家，收藏家天生都偏爱掌故，跟自己藏品相关的掌故尤其求之若渴；我起初不明白若林为什么情愿相信济慈这段掌故是假的，想深一层，假如他像塔克那样幸运买到了《恩底弥翁》初版，我想他一定会说那段掌故是真的了。

美的事物确然常常给我带来欢愉；美的事物一旦归我拥

有，那份欢愉确然更是无尽的欢愉了。喜爱收藏的人都消受过这样的雅缘。当初拜读王世襄先生的《自珍集》我真是渡过了好几个欢愉的深宵，那些竹木牙角那些文玩名器全是文人梦中的极品，几位集藏竹刻的朋友都告诉我说最想收藏那件清代竹根圆雕的采药老人，我说万一遇到了我也会倾囊购藏。王老先生在注文里说，那是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东华门宝润成初见，店东讲明是藏家寄售，价码标得相当贵，商议难谐，藏家收回。过了一年，东西又出现了，价码悍然调高三倍，王老先生吓坏了，「不敢再议，如数交付，挟之而归」！老先生写的那段说明文字典雅得不得了：「长髯一叟，束发岸帻，腰围兽皮，身就山石，半倚半踞。左手持芝，右手抚石，旁置篋篮，斜插竹枝桃实，瑶草琼葩，所写殆采药深山，掘摘已多，适逢佳境，驻足小憩之景...」。我的英国朋友戴立克在剑桥读中文，热爱东方艺术，收藏中国文玩无数，他读了《自珍集》图文来信说那也是"a joy forever"，还开玩笑引了《恩底弥翁》里那句"They always must be with us, or we die"！终于，济慈显灵了，月神 Selene 爱恋的青年牧羊人恩底弥翁化成采药的老翁投宿我家：我买到一座清代竹根圆雕采药老人，比王老先生那件矮几

个厘米，布局刀工竹色六、七分相同，艺术风格跟刻竹名家封锡禄那一派相近，当是同时代竹人临摹之作。我寄照片给戴立克看，他收到了打电话恭喜我，说我的欢愉从此也应该是无尽的欢愉了。

那本《集藏手迹沉思录》我是在伦敦 Bloomsbury 旧书店买的，店堂不大，依稀记得是在 Chancery Lane 和 Gray's Inn 那一带的 Great Ormond Street，老板娘叫 Teresa，卖很多音乐书籍，知道我在搜集书话，有一天找出若林这本厚厚的初版给我，真皮书脊烫金字，坚持只肯收我两英镑：「是我消闲读的书，」她说。「半卖半送送给一个骑上了癖好的人吧！」她翻出第一三七页要我记住疯人院里那个病号说的话。说的是美国一位善心人去参观一家疯人院，院里有个病号劈开双腿坐在一座木架上作骑马状。善心人为了逗病号开心趋前高声说：「你骑的可真是一匹上好的马啊！」病号听了大声骂道：「马个屁！这不是马；这是个癖好。」善心人说：「那有什么不同？」病号说：「不同，天大的不同！骑马的人可以随时下马，骑上了癖好你一辈子也下不来！You can get off a horse, but you can never get off a hobby！」二、三十年过去了，走

笔至此，我忽然记起 Bloomsbury 书店书架边上挂着好几张音乐家、诗文家的小画像，拜伦那张是黑白，济慈那张敷上淡彩：「有些书贼从老书上裁下来卖的，」老板娘说，「太可恶了，我遇到一张买一张！」

莎翁左倾的欲望

书桌上放着两本新买的书，一本是《Ava Gardner: “Love Is Nothing”》，Lee Server 写的；一本是《Books, Baguettes and Bedbugs: The Left Bank World of Shakespeare and Co. 》，Jeremy Mercer 写的。前一本在网上 Amazon.com 订购；后一本在中环 Page One 买。写 Ava Gardner 那本寄到拆开我翻了翻书衣内页看到这样一句话：海明威珍藏她身上一枚肾石留念，Howard Hughes 求她嫁给他她一拳打掉他的门牙。我翻索引挑出这两则故事先读了一百多页。写莎士比亚书店那本我倒是连夜读完大半本了。那天是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到 Page One 找这本加拿大记者写左岸见闻的非小说，女店员查计算机说有，找遍几个书架找不到：“请你留个电话号码，一找出来我立刻通知你！”她说。那天晚上快十点钟她来电话说找到了，是精装本，约我星期一去拿。星期一中午在书店柜台上我一眼爱上这本书的封面：染色漫画线条勾勒巴黎左岸这家书店的门面，草绿色的正门配上黄底黑字的招牌，店里店外缤纷的新书旧书透着潦倒的秀气，连书名都用了手描的古老字体，

书衣里吟咏这家书店的两节小诗也那样典丽：

If you ever come to Paris
On a cold and rainy night
And find the Shakespeare store
It can be a welcome sight
Because it has a motto
Something friendly and wise
Be kind to strangers
Lest they're angels in disguise

去年晚春巴黎回来我写了《巴黎左岸乔治的书店》。星期一深宵翻读 Mercer 这本书我仿佛又去了一趟莎士比亚书店。一切主义在深切治疗病房躺了好多年了，九十多岁老共产党乔治的书店是病房窗外一角破落的天井，几块破旧的床褥床垫散铺在长满青苔的石板上，几个借宿的过客斜躺着看书聊天吃法国棍子面包，偶然让臭虫床虱咬两口谁都不吭声。Mercer 说心情好的时候乔治会跟他们一起喝青岛啤酒唱几段小曲：“Comrade,” 他一手搂着 Mercer 说，“I'm glad you came to my little

bookstore.”

书店再小还是书店，是网络时代一座风雨长亭，凝望疲惫的人文古道，难舍劫后的万卷斜阳。Amazon.com 诚然十一岁了，四、五千万人次先后上网搜书买书，一年营业额都六、七十亿美元，网上转手的旧书更多，这两三年来光美国就做了六、七亿美元的生意。可是，美国报上前些日子说从来不上网买书的读书人还是不少，Brad Spurgeon 在巴黎、苏黎世和摩纳哥看到几家专卖英文书的书店都很兴旺，散居欧洲的英语国家侨民都爱逛这些书店，朗诵会签名会来的人也不少，很有一点 Sylvia Beach 早年在巴黎开书局做出版凝聚旅欧文人的文化风貌。

巴黎几家卖英文书的书店我都去过。十九世纪老字号 Galignani 华贵典雅，一些旧版书标价贵极了；The Village Voice Bookstore 比较亲和，那位端端庄庄的女士也许是店东 Odile Hellier，我想像她戴上老花眼镜一定更好看；卖加拿大书的 The Abbey Bookshop 有点凌乱也有点苍茫，可惜我看不到一本想买的书。九十年代我第二次到

苏黎世那年 The Bookshop 还没有开张 ;听说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举行儿童读物朗诵会，能去听听多好！书局老板娘 Monica Vischer Richter 说去书店买书是触觉的享受，摸一摸翻一翻买了带回家最舒服：“It is essential to the health of our culture”

说穿了我还是偏心乔治的莎士比亚书店：没有给现实政治整过的人也许都爱在扶手软椅上做一场浅红色的普罗绮梦。Mercer 书里那些人我依稀都见过了：眼圈带黑影的意大利少妇；桥下徘徊的爱达荷州喇叭手；絮叨的加拿大环保斗士；捧着一叠自传原稿求乔治给他出版的社会主义小信徒：“我父亲十二岁那年，他父亲送他一本《圣经》；”他的自传这样开笔，“我十二岁那年，我父亲送我一本《共产党宣言》”那个妩媚的少女走出那扇绿色正门披上披肩回头浅浅一笑走进书店右边那条巷子里。我情愿她是从北卡罗来纳州漂泊到巴黎的愤世荆钗：她的眼神荡着 Ava Gardner 的欲望。

湾仔从前有个爱莲榭

星期天读了我的《大林小记》园翁来电话说六十年代他到卡普里住过三个星期，这样一个遍地神话遍地历史的古迹，他觉得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那些新月名士真该用方块字给她立传：“你的朋友大林果然写了，将来书出来了别忘了借我一读！”园翁说他喜欢在岛上的橄榄树林里散步，光是绿的，风是香的，跟苏兰多的柠檬园一样消魂，毛姆写得其实还不够细致。我说我去晚了三十年，卡普里已经成了旅游杂志里的彩色照片了，嶙峋的巉岩幸亏还藏着些葡萄橄榄柠檬劫后的容颜，绝版小说里的Piazza 尽管几乎消失在名牌的小店丛中，喧哗过后毕竟还留住了我记忆中字里行间妩媚的沧桑，带点矜持，带点渴念，带点布尔乔亚的慵懒。“当然，”园翁说，“写卡普里，毛姆的《The Lotus Eater》还是比他的《Mayhew》写得丰沛”。

我也喜欢那个短篇。写 Thomas Wilson 三十五岁辞去伦敦银行襄理的差事，用积蓄买年金保险独自到卡普里过逍遥日子，打定主意等六十岁年金耗干了一死了事。一转眼大限真的到了，他舍不得撒手，熬了几年穷途的末

路才烧炭求死，死不去神经反而错乱了。Lotus eater 是希腊神话《The Odyssey》里的故事，说 Odysseus 在北非利比亚海岸遇见吃忘忧树果实的部落，他的三名部属试一试吃了果然耽于安逸，忘却乡国，忘却亲情，Odysseus 只好把他们拖回船上绑在划桨手的座位开船远离忘忧乡。

曾虚白早年照英文译名 lotuseater 译为“食莲花的”，周作人说“意思似不很对”，该怎么译他又“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那是希腊的 lotos，是埃及的睡莲，是传说中的古代植物，果实甘甜如蜜，吃了“即忘故乡，不复思归”，英国诗人 Lord Tennyson 名诗《The Lotus-Eaters》“确系咏英雄阿迭修斯之徒，愿吃罗托斯而忘生世苦辛者”。

陆谷孙的英汉辞典 lotus-eater 条译作“食落拓枣的人”。“落拓”我想正是周作人音译的罗托斯，元曲“日日朝朝，落落跔跔，酒瓮边行，花丛里过”恰巧又很像 lotus eater 的寄托。陆先生易“莲”为“枣”，参照的也许是古希腊鼠李科的枣莲 ziziphus lotus，百科全书上说是丛生灌木，原产南欧，果大，内含淀粉，酿成的酒喝了可以知足忘忧。

求诗意，“食莲人”确实比“食落拓枣的人”漂亮，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作“食莲者”，李黎也写过一篇《吃莲花的人》。

莲花一定没有莲子好吃。三十几年前故友老陶带过我去看一位程先生的藏书，依稀记得是在湾仔春园街附近，楼很旧，书很多，全是精装洋书，烫金皮革书脊本本擦得亮亮堂堂，墙上还挂了一幅张謇写的“爱莲榭”老匾，虎皮宣纸有点霉，有点蛀，字却壮丽得惊人。“我爱收洋书像我爱吃莲子，抗战第六年在成都冷摊上捡到这幅匾，高兴到现在！”程先生怕也七十老几了，和气而沉默，我们翻书他静静坐在一边喝茶抽烟，想到什么呢喃两句似乎也不期望我们回应。战乱时期在重庆住久了，他的四川官话格外好听，偶然提几个洋作家洋书名英语发音倒是出奇的地道。

老陶说那些书一大半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在大陆买的，一小半是南来之后直接向英美旧书商邮购的：“听说他小时候侨居马来亚的檳城，到昆明西南联大读过书，拜过朱自清为师，还跟 Arthur Waley 通信。”我那天在书架上找到 Waley 签名送给他的《Chinese Poems》和《Monkey》。

临走，程先生一定要我们尝一尝他们家的桂圆莲子汤，汤水清甜，莲子香糯，难怪老陶吃了两大碗：“还在等着替你印《爱莲榭读书记》呢！”程先生皱了皱眉头说修饰了五六遍了还嫌情致不够西洋味道。“怎么说？”老陶追问。“不沾点西洋读书人的情思，中国人写的书没办法写出幽趣。”程先生的脸忽然像莲心那么苦。辞别爱莲榭我一路细想他说的这番话，想了三十几年还在想：文章之道是卡普里嶙峋的巉岩。

文人书信

萧伯纳抱怨这辈子浪费时间写二十五万封回读者的信，他说不然他起码可以多写二十部戏。老头真是瞎扯，那么多读者写信给他其实他高兴极了，请了 Blanche Patch 当私人秘书一做三十年，天天照他口述回复一封又一封的 "Dear Mr Shaw"，有的求他资助写作，有的求他给钱买一双新鞋。一九二五年萧老头一得诺贝尔文学奖，五万多封来信劝他不妨发扬他的伟大成就，把奖金转送给他们。老头说他把奖金退给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了，不少读者于是又来信说老先生那么不在乎钱财，不如每年借一千五百镑给他们，连借三年！写信请老先生给新书写序文的作家更多，有的干脆只求他赐两三百字做做宣传就够了。萧翁回信说他的读者花钱买他写序的书不可花冤枉钱，因此，他写的序文从来不短于三万字；再说，读了我写的序文，谁还愿意读你的烂书："Besides, who would want to read your rubbish after my preface, I should like to know?"

我爱读这样机敏的书信。两款书信可以读，一款写得机敏，一款写得温存；匆匆言事和泛泛客套的书信有文采

者可读，无文采者从略。我前几天读赵清阁编的《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听说赵清阁一九九九年辞世这本《集锦》还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史承钧在赵先生的原编材料上重新编校重新补注才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集锦》收五十位作家写给赵先生的信，冰心最多，六十一封，茅盾第二，二十封；陆小曼和罗玉君各有一封，我倒先读了，然后读我的老师苏雪林的七封、施蛰存的九封，回头才读茅盾那几封。陆小曼一九四七年四月写的那封信很短：「清阁，今夏酷热甚于往年，常人都汗出如浆，我反关窗闭户，僵卧床中，气喘身热，汗如雨下，日夜无停时，真是苦不堪言...」她的命真苦，她的画真好，苏老师说当年跟赵清阁去看陆小曼，见她病恹恹躺在长椅上，满口牙齿脱光，牙龈漆黑，那股天然风韵却还在：「她的画比凌叔华强多了，」老师那年对我说，「梁实秋叶公超他们家里也许有，你看了就知道！」过了几十年我搜得几幅陆小曼的画，可惜老师不在了。

赵清阁是河南人，读完河南大学中文系考进上海美专学西画学国画，一生做编辑，做画家，做剧作家，做作家，跟电影界渊源深，五七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八四年

入中国共产党，晚年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九年去世。赵清阁和老舍的情缘我从他们各自的亲友口中听了零星故事，大家向来怜惜赵先生够委屈，怜惜老舍够凄楚，都不忍心多说多写。《集锦》里只收老舍四封信，赵清阁的〈前言〉说，文革期间田汉、洪深、徐悲鸿、老舍、傅抱石给她的信红卫兵拿走不少，都不归还了。傅抱石画过一幅《清阁著书图》画得真好，听说还有一幅《清泉石上流》画得更深远。赵清阁一定是个亲切可爱的人。她的书我在南洋在伦敦读过一些，戏剧最多，少年时代我还有过一本她签名送人的《月上柳梢头》，赴台读书带不去，跟徐志摩签名本《爱眉小札》一起留在老家，十几年后父亲病故我回家奔丧，两箱子老书几乎全蛀烂了。赵清阁写陆小曼的一篇〈绒线背心的联想〉至今倒还记得：写她跟赵家璧劝陆小曼戒鸦片；写她中秋节到医院给陆小曼带豆沙月饼；写陆小曼临终要她设法让她跟徐志摩合葬；句句写得凄切写得深挚，很是感人。毕竟是民国书香闺秀，文静娴淑，经历山河变色余悸不散，做人做文往往忐忑忐忑得教人读了心疼。

奇怪，民国那一代的书香闺秀都会画画，陆小曼苏雪林

凌叔华赵清阁都会。上个月陈子善先生在上海网上拍卖站拍得两幅赵清阁的小画，陈先生好心让了一幅给我，上款「玉君姊雅嘱」，彩色花鸟清秀疏朗得像晚年的赵先生。罗玉君是四川人，著名翻译家，一九二七年留学法国进巴黎大学文学系，得博士衔回国在山东大学、华西大学、上海华东师大当教授。她翻译《红与黑》最出名，我早年吃翻译饭的时期读过，还有《魔沼》、《青鸟》。法国文学作品中译傅雷之外我信任大陆的罗玉君和台湾的胡品清。罗先生七九年给赵先生的信说她身体不好，闹肠胃病：「随着岁月增长，老景逼人，真叫一年不如一年。你比我年轻许多，还不能体会我这种半似绝望的心情」。一九八七年她脑溢血病故。中国传统文人少年老成，中年跌宕，老年萧索。读《沧海往事》里前辈作家的书札，写得最真切最温存的都是写暮年衰病的段落，那样的枯窘境界萧伯纳那一辈西方老名士好像甚少涉笔：他们不爱细说自己的苦痛。茅盾二十封信每一封都会絮叨一下新近的不适，也不忘关怀一下人家的微恙；全靠他文笔练达，力疾写来竟也别有一番宿命的澹泊境界。施蛰存那九封信主要言事，读不出什么余音；友人辜健编的施先生书信集听说快出版了，我好奇很想一读。

门前两株白果树

我在读《罗雪堂合集》两函线装书。这套书总共是三十九函一百八十八册，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主编是张本义，副主编是萧文立，只印一百五十套，定价人民币七万五千圆，是图书馆殿堂等级的精版善本。我的老师兼老友王贵忱先生最近到大连讲学看到书出来了，想起我一定想看也一定嫌贵，张本义先生于是题字送我三十九函里的《雪堂法书集萃》一函三册，萧文立先生题字送我那函《卷首》三册。张先生是大学问家，研究罗振玉书法见树见林，现任大连图书馆馆长；萧先生是罗雪堂嫡孙罗继祖的得意门生，年轻得很，用功得很，治学之余还在电视上主持节目。听贵老说，这套大书全靠他们两位热心奔走集资筹印，几经艰辛终于问世。杭州华宝斋和富阳古籍印刷厂的印刷和装订一点不俗气，采用的纸张布料也极度考究，王元化先生题的那五字签条自然又格外典丽了。

罗雪堂传古自任，学问博通，照罗继祖统计，他祖父传刻的古图书和新材料六百四十余种一千五百八十九卷，自己的著述也一百五十多种。雪堂一生学海浮泛，学术

尽管深厚，政治识见稍嫌蒙昧，一心愚忠清廷逊帝竟致流落倭寇陷阱，加上王国维沉渊之痛给他带来难白之冤，学业成就凄凄然在毁誉纠缠之间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厚实之士扬其高山流水，激昂之辈讥其鼠窃狗盗。我不做学问而好奇心重，浅尝罗雪堂的著述断断续续也好多年了，可惜沾都沾不上门边，罗雪堂的法书我向来倒是有点偏爱，字字不见脂粉但见天生的清雅，家藏一幅他写给朱汝珍的行楷，忍不住也只敢写一则小品一记偶得之喜。一连几个深宵流览这两函善本，我时时想到的竟是旧交曹晓鸣，他懂罗雪堂的学术比我懂得多得多了。

老曹从前是小曹，留英留美的建筑师，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做了静叔的邻居，常到静园玩，业余爱写旧诗，爱刻图章，爱画国画，八十年代儿女要他跟大嫂迁居美国方便照应，一场大病挺过来加倍看破放下，潜心研究金石碑帖，研究青铜甲骨，雪堂、观堂、彦堂、鼎堂的学术尽收眼底。老曹今年年初读了我的《雪堂行楷》看上插图那幅罗振玉的字，来过几次电话苦苦催我匀给他，说是讲钱不伤感情，拿他家传那件永乐漆盒交换也无不可。我是过来人，老曹的心情我清楚，等我有一天舍得放手

我一定照价匀给他;他家那件剔红漆盒我在静园见过，太珍贵太难得了，我不能趁他头脑发热害他吃亏。九十年代老曹回内地观光给我带来罗继祖的一本《枫窗脞语》，他说罗先生的小文章都写出了大气魄，是于省吾说的“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语短宏深，意度波澜。我听从这位老大哥的开导细心研读果然若有所悟，悟出学问不深天份不足做文章说什么也凝不起来沉不下去。老曹常说这位史学家、书画鉴赏家的文字句句持平，通情达理;我却觉得罗先生的立论并非处处崇尚持平，只是笔力之稳健既是他的文品，有些深刻的不平之鸣化而为文依然显得妥帖，那才是他深情他达观之宽宏境界。我坚信天下好文章从来不讲持平，老曹听了骂我是邪说!他到底是比我老的老头。

萧文立先生在《卷首》的《罗雪堂著述述略稿》写的《序例》里说:大连市旅顺口区的将军山是罗雪堂晚年栖止之所;大连市内的墨缘堂是他印书售书之店铺;大连西郊的南山是他安息之地:“故居尚存，门前两株雪堂手植白果树，今已亭亭如盖、结子满盆矣!”白果树当是银杏树，记得静园后花园当年有一株小树清秀萧索，静叔说是银杏，老

曹硬说不是，大家一起查过植物学图录也无从核实，最后协议静待小树结子再定胜负。

前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老曹《罗雪堂合集》出版的消息，他连连慨叹心长钱短，“算了，反正医生近来劝我不可劳神不可用功！”他说。我们谈起雪堂手植的白果树，谈起静园那株银杏树，老曹说白果虽可入药，味苦涩，有小毒，“十足罗振玉这位老先生的为人为学，不容易对付。”他说静园那株银杏后来还是枯死了，静叔悄悄送了老曹清代一枝银杏木材雕成的小如意：“南洋气候炎热，”静叔说，“银杏死了证明确实是银杏了！”老头倔得够气派。

楠木好看

楠木做的文房器玩书卷气浓。杏庐先生从前赠我一件楠木笔筒，通身素亮，匀整秀气，说是明末清初文人书斋的普通雅玩：「天天体贴她，她会更娟丽！」老先生悄悄对我说。匆匆四十年，岁月有情，盘玩有情，笔筒如今添了六分温润的气色。紫檀黄花梨都是贵妇，一见惊艳，再见嫌她过份高华，不耐深交。楠木是清甜的村姑，像周养庵在真如寺废墟破屋前遇见的女子，「女子方栲，闻声握发出，面黄而好」。香楠水楠都暗黄而带微紫，带清香，纹理柔密是沐毕栲后的秀发；紫楠也叫金丝楠，昏灯下细腻的金丝更是美人茸茸的鬓角。结瘦的楠木也好看。我家一张镶嵌三块楠木瘦的晚清酸枝翘头长案是杏庐先生带我去买的，花纹十足团扇薄纱上的墨晕，浓淡交错，浮光灵动，当时很便宜，现在遇得着怕也舍不得买了。真旧真雅的楠木文房器具向来不多，杏庐先生照价转让给我的楠木帖盒我深深爱了三十九年还在爱：老田黄的蜜色，老沉香的轻盈，江兆申先生给我的那几叠诗笺藏在匣里正好让我浅尝藏娇的甘畅。六十年代香港破旧里处处是苍茫的情韵，老店铺老得丰盛，老街巷绎出文化，我们三两至友都沉迷文房器玩，周末午后结伴

走去上环一边寻找一边聊天，杏庐先生是长辈，看得多也懂得多，有他带路破罐旧匣老玉残砚忽然非常沈从文。

文房里玩的到底是哪些器玩，那是很有趣的《春游琐谈》。有一天，杏庐先生兴致好，影印他手抄的一份数据分送给我们。是屠隆《考盘余事》里罗列的四十五种文房器具：「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觚，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爰隼，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椽盘，布泉，钩，箫，麈，如意，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灯，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屠隆是明代戏曲家，字长卿，号赤水，纵情诗酒，玩世不羈，清代才子张潮《幽梦影》中怀想前朝风流提到他，说「眉公、伯虎、若士、赤水诸君曾共我谈笑几回」！屠隆跟剧作家汤显祖同时代，家里有戏班，所写戏曲传奇生前比汤显祖要红，身后名气远远比不上汤显祖，几十出戏没有一出比得上汤显祖的《牡丹亭》流传几百年依然经典。汤显祖写过十首绝诗给屠隆，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毁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情

寄之疡」是梅毒，屠隆转眼死于末期性病，汤显祖那个「戏」字唐突了。

屠隆罗列的四十五种文房器具我集藏的顶多只有十一、二种。他说的秘阁是臂搁，是写字枕着手腕的腕枕，竹制木制玉制我玩了好多年。《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里那件清代楸木雕古琴式臂搁兰石写铭文，实在清雅，不知道藏家是谁，前两年听说拿去北京拍卖我竟错过了。伦敦出版的《Documentary 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 Taste》里另有一件兰石铭的琴型臂搁是 Paul Moss 的藏品，我打电话到他的古董店去问说是转手了。兰石是清代福建莆田的郭尚先，精书法，精鉴别，精画兰竹，臂搁该是艺匠做好了找他写字刻上去的。我苦等多年才找到的一件兰石古琴臂搁是上佳的楠木，金光水纹柔得浪荡，敷上一层岁月的包浆，彷彿栲发的村姑竟然熟成了绾髻的少妇。经眼的这三件琴型臂搁，兰石的铭文都正气得教人有点泄气。我这件写的是「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文章果真写出那样的气魄，那一定是论政的如椽大笔了，不是屠隆汤显祖乃至近代周养庵烟水空灵之笔甘心修练的火候。老天爷发个

慈悲，难得楠木凝然结出一波波似水的柔情，臂搁刻上两句温存的话该多么贴题！

杏庐先生跟我们闲谈四十五种文房器具的时候要我们留意「爕隼」，他说那是浓浓的云雾袅袅的炊烟也是古人的「眼镜」：老人不辨细书，以爕隼掩目则明。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里记提学副使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如硝子石，如琉璃，如云母，质薄而透明，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戴上爕隼，精神不散，笔划倍明，还说用绫绢把两片爕隼联起来缚在脑后方便使用。杏庐先生还说他胜利前一年在成都旧货铺看到两片圆形眼镜片，老板说是明末清初的爕隼，他好奇买了，不巧一九四八年南来在广州码头跟一箱杂书一起弄丢。屠隆清单里写的「贝光」是磨研宣纸的工具，听说宣纸一经摩擦纸面密实平滑，走笔舒畅，六朝年间发明的。我试过用楠木压尺在宣纸上来回磨十几下，写出来的字自觉漂亮多了。文房器玩学问大得很，北京扬之水是专家，她寄来新书《一花一世界》的目录，十五篇文章写六十件明清工艺品，我先后在杂志上偶然读到了几篇，写得细腻极了，真是一字一风雅。

闰年黄杨

从前有个织布巨匠住在一个遥远国度的小城里，他继承了家传的独门绝活，灵巧的双手加上他美丽的女儿成了他的两大财富。一天晚上，他在酒馆喝醉了高声夸赞他的宝贝女儿本事神妙，绒毛都织得出金线。当时有个宫廷小丑听见了匆匆禀报皇帝，皇帝匆匆派人叫织布匠的女儿立刻进宫，命令她把满房间的大内羊毛织成金线：“织得出来朕娶你做皇后，织不出来朕要剪光你美丽的秀发，还要鞭打你一百鞭，马上把你和你那个爱吹牛的父亲赶出朕的王国！”皇帝说完把她锁在羊毛房间要她赶紧干活。

那天她哭了一个晚上哭到侏儒妖怪忽然出现在她面前劝她不要再哭了：“我能替你完成差事，将来我自会向你要回一样东西。”侏儒说着果然很快把羊毛变成一大捆金线，皇帝很高兴，娶了她当皇后，翌年他们还生了个小王子。过了好久，侏儒终于来向她要走她的儿子做抵偿，她苦苦哀求侏儒放过他们。侏儒说：“我会一连三个晚上来看你，那是你的三次机会，只要你能说出我抽的雪茄烟的牌子，我就不要你回报也不带走你的儿子了！”第一天晚

上她说他抽的是 Farias 雪茄；错了。第二天晚上她说是 Habanos；又错了。第三天，有个山上长大的宫女告诉她说侏儒是她的同乡，名叫 Rumpelstilskin。那天晚上皇后不但叫出了侏儒的名字还揭穿侏儒抽的是 Toscanos 的手卷雪茄！侏儒听了瞪眼顿脚气走了：“And they all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下午四点半台北旅馆的钢琴酒吧安静得像学院的阅览室：弹钢琴的女人还没有来；有个日本人坐在钢琴边翻看一大叠文件；古董玻璃柜前一个中东人眯起眼睛在抽烟；架着老花眼镜的洋绅士在靠窗的沙发上看报纸。我一边等方老师的老朋友夏先生来喝茶叙旧，一边随便翻看书报架上一本雪茄杂志《Epicur》，图片品味很好，文章也很有趣，Jose Ilario 专栏写的那篇《Rumpelstilskin:Children's stories for cigar smokers》尤其好看。

这个侏儒妖怪的故事原是格林童话的故事，写侏儒为了拯救王子的新娘子自愿替她把亚麻纺成金子，还说新娘子必须在三天之内猜中他的名字，不然将来他要带走她

的头胎孩子做抵偿。格林故事说是宫女无意间听到侏儒说出自己的名字，新娘子于是逃过一劫。夏先生坐下来一眼看到这本杂志说他也有雪茄瘾，每期都买来看。“JoseI-lario 改编童话故事把雪茄烟加进情节很有趣，”他说，“方老师生前常常骂古董商专爱拿一件古董随口编改故事招徕生意，我说只要编得生动编得浪漫客人听了又高兴，那也没什么不好！”

我那天早上刚听沈茵谈起她有个朋友前几个月在江浙重金买回一枚砚台，说是明代金陵著名才女歌妓马湘兰的遗物，砚池边细雕幽兰两本，砚背篆刻“轻霞”两字，物主向买主追述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溥雪斋手上得了绝代名妓柳如是的“麝芜砚”，一时传为佳话：“这块比柳如是那块还要考究，”物主说，“柳氏香砚流落北地，马氏遗泽深藏南方，难得啊！”买主兴冲冲捧着“轻霞砚”回台湾，专家一看摇头大笑说不对，前年早有相似的砚台流入坊间，砚背篆刻马湘兰生前小印“猷庭”，那还算沾到了边，这枚刻的“轻霞”二字偷的竟是王百穀哀悼马湘兰的挽诗“红笺新擘似轻霞，小字蝇头密又斜”！

沈茵说假托前朝粉黛的一丝一线最旖旎，书生一见未辨真假先就晕了，轻易让人蒙蔽。上海图书馆目下在展览明清名家手稿，马湘兰写给王百穀的情书手卷听说是那么多年来仅见的真迹，陆灏看了来信慨叹“坊间流通的马湘兰书画几乎全是贗品了”！

夕阳斜斜照亮半间钢琴酒吧，客人渐渐多了，酒保开始忙了，弹钢琴的女人披着浓浓的长发醺醺然隐入老歌凄美的韵调里。夏先生点一支雪茄说起他这两年专心搜集明清黄杨木文房清玩，不求名家，不求佛像，不求款识，他求的只是雕工好、品相雅的文人木雕：“太难找了，”他说，“下回带你到我家去看！”他是江浙人，黄杨木雕向来又是浙江雕的最精致，跟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我早年拼命追求黄杨前后也只搜得三五件入流的文玩，朱家潜先生说雕工不俗又带着象牙润亮的古色就好，不要贪心！夏先生惦挂的倒是东坡诗里“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的关爱，说黄杨树很难长高，每遇闰年还要矮几寸缩几分：“怕只怕千年黄杨都成了Rumpelstilskin那个侏儒妖怪了！”

瓷簪之夜(1)

法国内政部书记员娶了一位娴淑的甜姐儿，她待人和善，持家有道，丈夫一年三千五百法郎的俸禄她调度井然，两口子竟然过着风风光光的日子，结了婚六年夫妻还跟初恋一样恩爱。真要挑剔，她其实也只有两个毛病：爱看戏，爱买假首饰。看戏，她相熟的几位官太太轻易可以替她买到包厢的贵票，起初坚决拉着丈夫陪她看，看多了丈夫抱怨白天事忙晚上看戏太累了，她好心放过他，自己跟几个女性朋友去捧场。买首饰，她天生清清秀秀偏偏喜欢穿戴金银珠宝，一对莱茵假钻石耳环又大又亮又俗气，还要配些假的珍珠项链假的金手镯假的宝石头饰。丈夫说买不起真首饰女人就该靠天生的丽质装点自己，那才是最稀世的宝钻！她说她真的改不了迷恋假首饰的坏习惯了，顾不了丈夫笑她满脑子吉普赛人品味。一个严寒的冬夜，她看完一场歌剧回家冷得浑身哆嗦，隔天早上不停咳嗽，过了一个星期肺炎死了。她丈夫先是伤痛得要死；接着是硬装着她没死；跟着是发现他卑微的俸禄根本应付不了家里的开支一心想着去死。最后，他实在不能不决定变卖她首饰箱子里的“垃圾”换些零用钱填一填肚子。

故事的高潮从此悚然迭起，假首饰原来是真首饰。几家珠宝店都愿意收买：项链一万五千法郎；钻石耳环两万法郎；手镯三万五千法郎；胸针、戒指、宝石小饰盒一万六千法郎；一整套的祖母绿和蓝宝石饰物一万四千法郎；钻石垂饰四万法郎；合共二十多万法郎！可怜的丈夫先是躲在被窝里哭自己上当，接着是带着一堆钞票独自出去吃饭看戏逛街宿娼，六个月之后他续了弦，新夫人是个贞洁高傲的女人，只是脾气坏到了极点：“She made him very unhappy” 短篇小说英文译本的最后一句话说。

英文译本的译者是英国作家 Roger Colet。短篇小说的原作者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都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最了不起，Roger Colet 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偏偏不选《项链》选了这篇《首饰》，他说《首饰》比《项链》优秀得多。莫泊桑十九世纪在法国诺曼底出生；Roger Colet 二十世纪旅居诺曼底多年，潜心研究莫泊桑，翻译莫泊桑，撰写莫泊桑传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企鹅出版他的全新译本畅销得不得了。一九七七年圣诞节，好朋

友 Leonora 李依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那年第六次印刷的英译《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法国画家 Edgar Degas 的《浴后》做封面。她把书签夹在一五七页那篇《The Jewels》，书签背面写着三行娟秀的英文字：“搜访古旧文玩的旅程中，但愿你运气长好，用假首饰的价钱买进真首饰。圣诞快乐。”

我不敢这样奢望。人生偶然邂逅一件心爱的文玩是幸运，价昂价廉是命运：活该你迷她！一九七六年冬天学院快放寒假，我们四个男的加一个女的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夜叙。李依浓浓的发髻插着一枝中国的瓷发簪，粉彩缠枝莲纹可爱得要命，霁红、冬青、石绿、天蓝的缤纷衬着她褐里泛金的秀发如梦如诗如画。我们的话题整个晚上都离不开中国明清工艺迷人的绝色，戴立克读书多功力深议论滔滔。“是我叔叔在他古董铺里捡出来送给我的，”李依拔下发簪递给我们细看。“乾隆年间的作品，五十年代五十英镑从香港买进来，长年搁在玻璃柜子里没人留意。”发簪背面“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一粒饭那么小，神奇极了。“今夜是瓷簪之夜，”托比举杯说。“为乾隆皇帝干了！”

瓷簪稀世，我在瓷器专书里偶尔见过三两枝都不是官窑。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说他见过一枝白瓷竹节簪子纤细巧妙到极点，顶上铸寿字，小如粟而楷整有法，中间一粒芝麻佛号毫发不失，说是“真鬼工”！那样老气的贺寿簪子老太太合适，李依那枝缠绵的莲花才是美女云鬓醉人的巧饰。一九七七年过完暑假刚开学，有一天她约我们四个男人吃午饭。伦敦飘着一丝清新的秋凉，Chelsea那家意大利馆子浸在金色的阳光里，她长长的头发松松拢起一大绺马尾，一脸喜庆像一树桃花：“卖了，”她甜甜抿了一口冰冷的矿泉水。“我们的瓷簪之夜！”

瓷簪之夜(2)

她说她在叔叔铺子里上暑假最后一天班，一位美国老先生怯生生问她头上的簪子卖不卖，她叔叔一听立刻替她揽下这笔生意，跟客人谈了十五分钟五百五十英镑成交。“五十英镑变成五百五十，”戴立克跳起来搂着李依亲了又亲。“那是莫泊桑的故事！”一瞬间，我们都瞥见李依胸前的项链坠着一块清代椭圆形斋戒牌，也是粉彩也是缠

枝也是莲影，彼此相顾挤眼一笑。喝汤的时候她俯在我耳边悄声说：“Not imperial !”三十年了，我从来不玩瓷器，前一阵子坊间偶然遇到一块花草相仿的瓷板斋戒牌，收藏家说是乾嘉年间清宫里帝王妃嫔挂在腰间的清规戒律，我怦然心动，慨然用了真首饰的价钱买下来追思瓷簪的冬夜，追思昔年的圣诞，追思雪肌上晃晃悠悠的斋戒之念：“She made me very happy”

宾虹草堂

三十年代书画家爱在北平中山公园开展览卖字画，黄宾虹的学生石谷风劝老师也拿些画去卖，老师淡然说：“我的画很苦涩，不合时人口味，不易出售，留送朋友吧！”学生不听，拎两个扇面三幅画去挂，果然只卖出一幅三块钱的扇面。老师硬要学生拿三块钱去买鞋袜：“看你的鞋后跟都坏了，走路不跟脚，你一进巷口我听声音就知道了！”石谷风一时感怀身世掉下泪来。黄宾虹的画中年严谨用笔，晚年精心用墨，八十五岁到九十二岁的作品元气磅礴，意境奇崛，艺术地位又稳又实，市场价值也节节高升。我家只有“八十五叟宾虹”很小一幅枯墨山水，密得深邃，干得淋漓，连我这样不懂画理的人看久了竟如读破半卷经典，未必神会，恍然心领，仰慕不已。

南洋老朋友罗门这两年也迷恋黄宾虹，卖掉两三幅南洋画家的油画去买黄宾虹的精品，先买中年的几幅山水花卉，越看越欢喜，托人在大陆拍卖会上重金竞购三五幅黄宾虹八十以后的作品，静静关在家朝夕相对，发愤苦读画理画评，若有所得，暗自开心。前几天他路过香港给我看了几张藏品彩照，中年那几幅细致很见气派，老

年之作真深奥，不看原画墨韵我不敢妄下断语，题在画上的字倒是十分老辣，骗不了人：黄宾虹的书法功力一向深厚。

罗门说，他在大陆听过人家批评黄宾虹早年替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鉴定错了，害惨了院长易培基：“黄宾虹年谱查不到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七十四岁一条只提了一句为易培基盗窃故宫书画案提出审查报告！”易培基盗宝案是一桩冤案，他抗战爆发那年死在上海，发泄私愤栽赃给易培基的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胜利后死在南京，涉嫌同谋的张继的夫人崔震华七十年代初也死在台湾了。我找出一本方继孝前年出版的《旧墨记》送给罗门参考。

方先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书摊上买到马衡一九三六年写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论文抽印本，抽印本的封三有马衡一九五〇年亲笔补写的一纸《附识》，严正说明“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二十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则必为易

培基盗换无疑……。”这几百字的声明显然是一段珍贵的资料。

马衡是浙江鄞县人，早年在北大研究所的国学考古研究室当主任，二十年代起供职故宫博物院，先任理事再接易培基任院长，大陆易帜不久当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善书，工篆刻，研碑史，张充和先生有他写的一幅隶书横披非常漂亮，得了《曹全》之浑润也得了《熹平石经》之端整，多年来我遇见过他几幅书件，都嫌没有张先生那幅好。张继是张溥泉，辛亥革命得孙中山器重，跟章士钊结拜兄弟一起办报，在法国又跟李石曾办杂志，做过司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他的妻子崔震华在北平创设产科学校和医院，退居台湾还把张继旧藏顾亭林《日知录》原抄本付梓行世，听说是老国民党有名的河东狮，凶极了，吴稚晖挽易培基上联那句“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的就是她。

故宫盗宝案复杂得很，先是为了应付“九·一八”事变文物南迁掀起纠纷，接是处理药材绸缎皮货的职员涉嫌私下图利。南迁之议张继一派主张迁西安，易培基一派主张

迁上海，一闹结仇；变卖宫里非文物的杂货牵连易系秘书长李玄伯贪小便宜夸大折扣，张继夫妇购买人证指控易、李监守自盗。马衡于是认定古画鉴定漫无标准，连董其昌那样的大鉴赏家都没有把握，黄宾虹封杀疑似之作正好给法院找到藉口钉死易培基。马衡仗义撰写的《附识》未经发表盗宝案似乎先就含糊收场了；黄宾虹的鉴定既把真伪可疑之作列为“疑似”，那是谨慎的学术态度，法院借题咬定易培基掉包黄宾虹管不了。

中国南方向来捧黄宾虹比北方热烈，罗门怀疑那跟黄宾虹在盗宝案中帮凶的误会不无关系。我不知道。我留心的是黄宾虹的艺术饱藏孤绝的气魄，那股高寒襟怀在中国画史上确然是重要的一章。一位研究汉学的英国年轻学者当年对我说黄宾虹的冷僻其实不输石涛、八大，作品传递的是“末世洪荒的信息”。石谷风回忆黄宾虹送画给朋友常常嘱咐不必装裱，折收藏最好，还说他手头那幅明代恽向山水不装不裱才能流传几百年而纸墨如新。罗门听了赞叹那是黄宾虹追慕洪荒的另一份固执，或许更是宾虹草堂主人审美的圭臬。

醉红的悬念

英国友人李依回了一趟乡间旧居找出这份凌乱的资料影印了两份，一份给戴立克，一份给我。是她叔叔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手买卖东方文玩的记录，七十几张手写细目偶有脱页，十多项日本杂项之外，中国宋元明清文人珍玩为主，尺寸、年代、来源、色泽、价格、品相一一胪列，或加短评，或记搜猎经过，瓷器和角雕最多，象牙、鼻烟壶、玉器、珉琅、铜器也不少，还有二十几件雕漆，三十几件竹刻，三批寿山田黄鸡血石章跟一些木制家具和砚屏箱匣。我早年在他们的古玩店里买的竹刻笔筒是第二〇六条；小李那时候课余在店里帮她叔叔，我和她就在那样狄更斯的气氛里相识。

从细目里看，竹木牙角来价偏低，犀角最贵，竹刻参差，青铜器、佛像、刺绣不便宜，几件乾隆宫廷木器都上百英镑，瓷器几乎全是带款官窑，贵极了。来源栏内一位简写 H.D.M.勋爵的家藏出现了好几十次，还有几位小李说是南洋殖民地官吏的后人，其中五六条注明“East India Company”的地毯和瓷器也许是这家英廷特许的殖民商务机关一八七四年解散了流入市场的库存。影印本里所

附一些器物的小照片漫漶不清，小李说原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和戴立克格外留意带款竹刻和那些雕漆，张希黄吴之璠有五六件，宋元明三朝剔红剔犀漆盒漆盘底部都有字，可惜叔叔没有译出来。戴立克说全部藏品流传有序，来源栏列明不少藏品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带进英国：“莫非那是中国文玩的西游盛世？”

常逛琉璃厂的老一辈人都说欧战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的经济生活大受影响，百业艰辛，通货僵滞，囊中有些余钱的人都留备缓急，不敢乱花，古董业生意冷淡，琉璃厂冰清鬼静，比民国元年更见萧条。我早年听徐伯郊老先生说，那时期流去日本和欧美的古物最多，前清豪门固然拚命变卖家当给东洋西洋，一些很负时誉的积学之士明里暗里也都在做外国人买卖，不少名公巨卿生平所蓄历代精品纷纷捡出来善价外销。那天在座的另一位老前辈说，他七十年代初在伦敦和纽约先后找回他老家在北平放出去的两件家藏，一件是尚均款的寿山石佛像，一件是明代剔红花鸟大圆盘：“锦盒是我爷爷的锦盒，题签也是我爷爷的手笔，真是似梦似幻似隔世！”

老前辈家里跟徐森玉、周肇祥是旧交，我那时候在读《琉璃厂杂记》，前辈说周肇祥家藏充栋，精美的古物其实不多，逛厂肆买些玩意儿过过手瘾心瘾而已。徐伯郊先生却说周家所藏字画还是蛮不错的。听说前辈藏瓷器玉器最多，八十年代他辞世了我才跟他的一位公子相熟，看了他们家珍藏的五件明代剔红方盒圆盘和两件希黄竹刻，太漂亮了！“家父的藏瓷几乎都转手了，”公子说，“我留着这几件做个纪念！”他们世代低调，我遵嘱隐了尊姓大名，每每赏玩明代剔红倒会想起他们。

我和戴立克翻阅这一资料难免抱怨我们晚生了几十年错过了那么多典雅的文玩。细目里那二十几件雕漆，小李用铅笔勾出五六件说很像我藏品中的香盒印匣：“明代就是明代，艺术品味比清代高出好几倍！”资料里的备注有一条说一九七三年替一位法国收藏家跟纽约古董商做成一笔交易：法国人拿时价四万法郎的全套乾隆剔红文房用具跟美国人换回一对明代剔红龙凤纹捧盒。小李说这对捧盒八十年代末转手卖了三十多万法郎，买主似乎是瑞士一位富商：“当然，那套乾隆剔红文房精品今天拍卖

场一起哄也许也会叫出上百万法郎的杀人高价！”她说。

中国漆器向来是受中国境外的买家追捧，二〇〇一年香港佳士得一件永乐剔红牡丹大圆盒卖了一千两百多万港元，创下漆器拍卖的世界纪录。伦敦香港去年今年的拍卖会上，乾隆御题剔红挂屏、笔筒都五六百万港元。中国大陆的收藏家也开始重视洋市场上的这些宠儿，明代盘子盒子这两年都拍得两三百万人民币。这些数字游戏我向来不摆在心上：玩文玩毕竟只是品味的消遣，一旦燃起投资的野心，清淡的沉醉一下子会变成混浊的压力。“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办法找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小李说。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其实都不像：我情愿借个词牌唤她《醉红妆》。

叙筒忆语

三十几年前我喜欢读她写的那部《An Autograph Collection》，一九三〇年厚厚的初版精装，琐琐碎碎写些让人读不厌的杂学，写历史，写轶事，写旧信，写人情，写世故。她是 Dorothea Charnwood，伦敦旧书店的人都称呼她 Lady Charnwood，集藏名人书札多得不得了，娘家跟大诗人布朗宁熟稔，老世纪老墨客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渊源潺潺，书香绵绵，半辈子收藏的手迹英美两边的收藏界都重视。她说她入门之初见闻浅薄，卖旧书信的商人手头一封署名 J.Hogg 的信注明“James Hogg, Poet, Biographer of Shelley”，她买了，回家她先生一看说苏格兰牧羊诗人 James Hogg 没有写过雪莱传，写《Life of Shelley》的是 Jefferson Hogg，雪莱牛津的老同学！书信商人立刻减价退款。

一九八二年我重访伦敦，在 Cecil Court 的 Fletcher 旧书店看到一封历史小说家 Sir Walter Scott 的书札，两页纸，第二页右上角有铅笔迹“Charnwood”和编号，老板比尔说可能是 Lady Charnwood 的旧藏，半途放弃了，她书上收录的司各特手迹不是这一封。那天，一位老绅士匆匆

进来交一个信封拿走那封信：标价好几百英镑，老绅士一脸《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慷慨。比尔聊起 Charnwood 那本书写尽英国贵族阶级矫饰的癖性：“我家有封 Sir Walter Scott 的信，”一位贵妇说，“好像是我奶奶的同学送给奶奶的，改天找出来给你收藏。”Charnwood 听了说你自己留着吧。贵妇说送给你保存安全些。Charnwood 说司各特值钱，我可以替你放出去。贵妇初衷不变。Charnwood 说集藏生涯乐在孤履危行，从来不可指望树上掉下来的苹果：通常，那封祖传的司各特手迹不光是永远找不出来而且永远没有下文。“你刚卖掉的那封 Sir Walter Scott 也许正是奶奶留给那位贵妇的嫁妆！”我说。

比尔匆匆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匣，匣里藏着一部小册页，董琬贞画的墨梅十二幅，汤贻汾题长跋，鉴赏印章铃满册页前前后后的空白处，里头好像还有吴昌硕题的两首诗：“这才真的是一位侯爵夫人的嫁妆，”比尔说。“还有四五件官窑瓷器，三件雕漆和十件古玉，找到买主了，我赚佣金。”董琬贞是清代才女，嫁给汤贻汾，字双湖，号蓉湖，江浙人，册页上那方有名的小印也在：“生长蓉湖家澉湖”极秀丽。我知道董琬贞，我姐姐的名

字跟她同音，老师亦梅先生说她的词比她的画更好，我在黄花草堂读过，都不记得了。

我那天很想要那件晚清的册页，比尔说这批货大价钱是瓷器，其次是古玉和雕漆，册页最便宜，可惜买主暂时不想破开来转售。他带我到地窖去鉴赏：瓷器我不懂，只见都带款；古玉太华贵，刻满乾隆御题诗，俗气得很；雕漆三件全带宣德嘉靖底款，润亮夺目。Charnwood说她懒得赶时髦集藏不同时期流行的古董文物，家俬和版画的价格波动最大，中国雕漆此时是俏丽的天价，彼时又是市场上的呆货：“...Furniture and prints are,I should think,the most so;the fluctuations of values seem to me foolish-at one time Chinese lacquer is at a fancy price,at another it is a drug in the market...”。这批名贵的嫁妆英国一些古早世家多得很，一点不稀奇，古董市道怎么起起落落这样的名器始终不愁出路。

走出Fletcher我到Leicester Square一家咖啡馆去跟戴立克会合。我们到Greek Street去看一位做版画的画家。十九世纪写散文出名的Thomas de Quincey又穷又抽鸦

片的时期那条街上的妓女安妮救过他，他的名著《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里写过。版画家在替戴立克编的一本诗集做插图，他父亲是马来亚殖民时代的英国殖民官，留下几箱子中国和南洋的工艺品和文玩，一件清代竹刻小筒早两天卖给戴立克，还有一件明代剔红人物香盒要价太高我买不起：“也许是 Thomas de Quincey 装鸦片膏的盒子”；版画家开玩笑说。

匆匆二十几年，我想起剔红香盒雕的其实是胡人戏狮图，明代雕漆非常抢手的题材，王世襄先生五十年代在地安门古玩店买过一件，说是珍妃家的旧藏，二〇〇三年拍卖卖了二三十万人民币。戴立克买的那个竹筒也很别致，口径只四厘米，高十一厘米，我去年找到一件也这样精巧。戴立克那件刻竹林七贤，我这件刻庭院祝嘏图。这么迷你的竹筒听说是古代女人收存发钗发簪的小筒，比笔筒诗筒香艳多了，跟《竹人录》里说庄绶纶在香筒上刻雾鬓云鬟一样消魂。回旅馆的路上，戴立克滔滔议论版画家的竹刻钗筒和剔红香盒，说 Charnwood 不赶时髦只求精品真是解语花：“贵就贵吧，我迟早要买下那个装鸦片膏的盒子！”他说。我默默盘算着哪一本古书上也许

可以找到钗筒的纪录："With an elegant gesture she untied a ribbon so that her tresses fell over her shoulders. She shook her head." 《Of Human Bondage》里 Ruth Chalice 扎秀发的缎带远远比不上发钗发簪秀逸，轻轻拔下插进竹雕钗筒的那一瞬是宋词的风姿。

小小一套狄更斯

一九七六年冬季，做旧书生意的老朋友威尔逊有一天跟我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地窖饭堂吃午饭，饭后要我跟他去看一箱旧书，说是一位老律师的旧藏。我们走过 Inner Temple 法律学院，走过 Kings Bench Walk，走过弯弯曲曲几节小巷才找到那幢房子。老律师老得像照片的诗人庞德那么憔悴，蓬茸的银发蓬茸的胡子都像，锐利的眼神也像。箱子装七、八十部精装旧书，历史、传记占一大半，二十四部狄更斯全是初版，又净又漂亮，太少见了。

威尔逊是老狐狸，脸上毫无表情，坐在椅子上翻完一本传给我一本。「照我们电话谈的，先放出这些，家那些以后再说吧！」老律师抽烟斗喃喃自语。我一眼瞥见《David Copperfield》扉页上狄更斯的签名，还有七、八本都签了，有些还写了几行字题了上款。威尔逊越翻越快，显然决定了怎么出价。我借故下楼抽烟。二十分钟左右他施施然走出来：「付了钱，明天开车整箱拉走！」他的脸泛起酒后的红光。「Gorgeous！没想到他收的是这样的狄更斯！」我猜想那箱书他花大钱买的是那二十四部狄更斯。

放完寒假他要我挑一本我喜欢的签名本：「照來价匀給你！」我没要。

狄更斯的小说其实有点臃肿，我并不喜欢。早岁的《匹克威克外傳》写得有些漫漶却还有趣，文学史家重视的《荒涼山莊》、《小杜麗》和《遠大前程》艺术肌理也许够壮实，我始终觉得隔阂。狄更斯一八七〇年五十八岁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上盛赞他给穷苦人家送上最大的爱心最深的怜惜："He had a large loving mind and the strongest sympathy with the poorer classes"，难怪他的作品都在感人与滥情之间徘徊。到了马克思断定《小杜麗》是反资产阶级的小说，狄更斯从此染多了一层无产阶级惨淡的菜色，旅美回来写的杂笔《American Notes》对美国社会的谴责自然衍生了更复杂的政治诠释了。

写《查靈歌斯路 84 號》的 Helene Hanff 说狄更斯是英国家家户户的神灵，外人读狄更斯绝对不如英国人读得亲切。狄更斯写伦敦很像老舍写北京，乡俗的恋执远比文学的考量浓烈，本土读者的代入感于是一定比非本土读者深沉。那天，威尔逊起初有点责怪我不帮亲他的美

意，我说我最想要狄更斯签名的那部《古玩店》狄更斯没有签名！威尔逊释然一笑。我真的偏爱那本书，感伤文学伤痛得那样圆浑确是维多利亚文人最后一笔气魄了。狄更斯爱说书，爱演戏，一八五七年第一次登台朗诵《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到晚年在台上晕倒，他的表演欲也许跟老舍说相声一样上瘾。英国人喜爱他的故事喜爱的显然是那股吟唱文学的乡土气息，写法国革命的《雙城記》他们反而抱怨书中没有他们熟悉的幽默，这部小说出名靠的是舞台剧和电影版本，不是原著。英国学术界开始认真研究这位十九世纪流行作家的作品，那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事了。

少年时代学英文我的家老师讲完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要我读狄更斯的《聖誕頌歌》，台南读成大在南洋盘桓的那几个月我才读《The Chimes》和《The Haunted Man》消遣。都是狄更斯的应节说部，跟《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The Battle of Life》合成五册一套，他说他喜庆年节描绘这些世路传奇，一心盼望的是唤起世人护生之情与追远之思："a whimsical sort of masque intended to awaken loving and forebearing thoughts"。狄更斯的妻

子 Catherine Hogarth 给他生了十一个孩子，夫妻感情越来越淡，他爱恋十七岁演员 Ellen Ternan 不久婚姻终于破裂。「圣诞故事是狄更斯写來安慰自己的故事，」老律师那天看到我在翻看大开本《The Christmas Books》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五册圣诞故事通常都装在一个书函，有大开本有小开本，我收藏的这套是盈掌的小开本，绿色山羊皮书函整齐摆进五本绿色山羊皮封面的小书，烫金字刷金边的插图本，一九〇四年牛津大学的 Oxford India Paper Edition。这种纸很薄，不反光，是一八七五年专为牛津出版社做的仿东方纸，三、四百页一本都轻巧。这样古典俏丽的装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英国人名贵的礼品，印数都不多，手工要够老，这几年伦敦拍卖的都剩大开本的初版没有小开本的精品，一两万英镑一套不稀奇。我这套是 George Bayntun 古籍部门的老存货，朋友看到了通知我也去看看。依稀记得三十一年前那位老律师的事务所摆一个木雕上彩的小房子，房子门楣上一块招牌写"The Old CuriosityShop"，手工精细极了，房子旁边还放一函五册袖珍本《聖誕故事》，比我这套大一倍，

书函书皮都是枣红色山羊皮做的。「我喜欢这些袖珍房子袖珍书本,」老律师递了那套书给我。「你看看第一本扉页上的签名,不是狄更斯,是狄更斯的儿子 Henry Dickens !」小狄更斯的签名远远比不上老狄更斯那手字漂亮。

胡适的牵挂(1)

湾仔爱莲榭的程先生说那幅齐白石草虫从昆明西南联大跟他跟到香港来，有个同学应急卖给他，说是胡适之藏过的。我和老陶都看不到画上有胡适的印记；程先生说胡适编过齐白石年谱，喜欢齐白石的画是真的，收藏齐白石收得可以转让是假的。那幅画精妙，四五行小字题识也俏皮，胡适之看到也许也会赞美。胡先生一九六一年年尾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详细叮嘱结束纽约寓所要注意的事情，信写得很长，第四项说家中的画可以让儿子媳妇挑选他们钟意的拿走，其余玻璃框里的都拆出来打包装箱；书房小厢房里的那几卷请懂得画的纪五看看，决定哪些可装箱，哪些可留给夫人送人：“（其中有张大千送我的一幅明朝人画）”胡先生括号里这句话意思是这幅画要装箱。他接着说：“齐白石死在大陆上，他的画在台北很少人悬挂，但我知道，收藏的人还不少。”看得出胡先生家里有齐白石，有多少不知道，意思是都装箱给他运回台北。

那天爱莲榭好像比往常清爽整齐，一架架旧书不染一尘，皮面精装英文书尤其艳亮照人。程先生说 he 刚动员徒弟

举行大扫除，清理了一大堆破烂，也找出几件藏在深“柜”里的“old flame”：“齐白石是一件，”他说。“还有这个明代犀皮漆箱子，懂行的人才看得懂她妙在哪里！”老陶和我都不懂。只比打字机稍微大一点点的箱子，红黑黄绿的斑纹像松鳞，像雨痕，像树瘿，像万花筒里的彩光，细滑柔润的犀皮漆面深深浅浅的皱纹裂纹我们倒担心碰一碰全掉下来。“放心，”程先生拿块破布抹了抹箱子。“岁月的皱纹，价值就在这蛇皮上头！”他说这样的文书箱子清末民初其实读书人书房里不稀罕，木的漆的竹的都有。

三十几年了，我只见过很少几件斑纹像爱莲榭小箱子那么漂亮的犀皮漆器。旧金山一家古玩铺的大砚屏最好，带大明万历年款，贵得吓人。台北沈茵朋友家里一件炕桌也稀世，漆皮斑剥，颜色淡里透灰还是好看！伦敦古董店曾经遇到过三五件，价格不输剔红，格调难胜剔红。读遍王世襄先生写古漆工艺的文字，请教过两岸前辈一些我解不开的疑难，年纪大了我果然有些喜爱犀皮漆器上那片“岁月的皱纹”，喜爱丰丰满满的苍苍花影。程先生不在了。爱莲榭另起高楼。老陶也早走了。我辗转得到几幅齐白石的小品，厅堂书房里长年悬挂，我猛然省悟

我跟三十几年前初初认识的程先生同龄了。有一天，我偶然找到这件明代犀皮笔筒，小小一件寻常文玩，北方叫虎皮漆，南方叫菠萝漆，色泽斑纹跟程先生的箱子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蚀剥，微裂，满器风尘：一瞬间，我仿佛又拾级走进四壁书香的爱莲榭了。

王世襄先生说他五十年代买到一件明代红面犀皮圆盒，当时觉得十分难得，修订本《髹饰录解说》和《锦灰堆》里都收了彩照。过了半个世纪，他碰见一件比圆盒更精美的犀皮器，是个小箱子，皮胎，斑纹红、黑、黄、绿四色相间，图案非常流畅，像有规律又像没有规律。王老先生高兴极了，写了一篇《一件珍贵的明犀皮漆箱》刊在北京《收藏家》月刊，彩照印得又大又清楚。凭我漫漶的记忆，爱莲榭小箱子的斑纹跟王老半个世纪前买到的那件圆盒的斑纹很像；我手上这个笔筒的犀皮倒比较接近王老半个世纪后找到的那个小箱子了。

犀皮的斑纹不是画出来的。王世襄研究明代黄成《髹饰录》成就博大，连黄成、杨明没有在书上细说的犀皮做法他都考核得清清楚楚。黄成说：“文有片云、圆花、松

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杨明注释说：“摩窳诸斑，黑面红中黄底为原法。红面者黑为中，黄为底。黄面赤、黑互为中、为底。”我完全读不进脑子；老中文这些地方太欺负人了。

王老说，制作犀皮必须先用调色漆灰堆出一颗颗或者一条条高起的地子，那是“底”；在底上再刷不同颜色的漆，刷到一定的厚度，那是“中”和“面”了；干透了再磨平抛光，光滑的表面于是浮现细密和多层次的色漆斑纹！王世襄说，五十年代他找到了做犀皮漆烟袋杆的桂茂考师傅，经他讲解、示范，终于推断出《髹饰录》里那几句话背后的工序。

胡适的牵挂(2)

我记得程先生那一阵子常常慨叹中国漆器工艺中犀皮制作过程十分诡谲，文字材料尚待系统整理。那是一九六九年。那年，王世襄带着肺结核病进了干校，分配到菜地做些轻微劳动。那年，他的《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刊行了十一年，印数一定很少，读过的人不多。那年，距

离一九四九年朱启钤把《髹饰录》刻本交给王世襄鼓励他撰写《解说》也二十年了。那年，相隔杨明为《髹饰录》加注写序都三百四十四年。岁月长长短短，求知磕磕绊绊，心香久久远远，他们谁都放不下心也放不下手，像胡适，厕所对面小房间里的几本书他也牵挂，说“都可装箱”！

又见史湘云

从前，上海南来的几位长辈师友喜欢约我到 Jimmy's Kitchen 吃午饭聊聊天。听说这家老字号一九二八年在湾仔开业，一九三六年搬到中环，春暖秋??时节我从家里漫步穿过兵头花园顺吁斜路走几分钟就到了，几位长辈的办公室又多在附近，饭前饭后□达□达也方便得很。一晃几十年，长辈纷纷凋零，我转眼也成了长辈，饮食起居越老越墨守旧癖，喧闹酬酢尽量免去之余，偶与三两知己小聚，我总是偏爱到吉美那个老地方捡回几分零落的老情怀，「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李清照《漱玉词》里说的。

高伯雨先生写老上海常写那边的 Jimmy's，也是吃西餐吃下午茶的餐厅，情调或许也跟这边这家相似：黑板餐牌天天粉笔手写，春鸡羊扒牛尾四季不变，Martini Hour 的 Martini 浅浅抿一口依然抿得出伦敦西城酒馆的橄榄香，偶尔还荡起一点租借的迷惘和殖民的轻愁。听说美国老牌明星 William Holden 有一次在中环吉美吃饭碰上一场小火灾，食客一边疏散他一边端吁那碗冒烟的法国洋??汤到街边接吁喝！安子介先生说那是美国文化了，

跟湾仔搂吁苏丝黄的花旗国水兵一样孟浪。

几个月前我跟伦敦来的朋友在吉美吃午饭，饭后朋友有事先走了，我慢慢喝吁咖啡等半个小时后到置地广场赴下一个约会。咖啡香浓，相熟的侍者切了一角甜姜蛋糕让我尝一尝。我拿出朋友替我影印的几份资料随便翻翻。忽然，雪白的桌布上长出一堆猩红的手指轻轻拍了拍桌面低声问我记不记得她是谁？我猛一抬头只见柔暗的灯光下这位女士化了很浓的妆：我不记得她是谁。我欠身请她坐下来谈话。她说一九六七、六八年我们常在张幼诗先生家里见面。「有一次吃大闸蟹女儿红喝多了我睡在沙发上醉得死死的，张先生从此管我叫史湘云。想起来了吧？」她问我。

三十七年前的史湘云是个娇小玲珑的姑娘，五官匀净得像一朵待放的荷花，会弹琵琶，会唱京戏，俯在张先生的书桌上还会画几笔兰花。「不怪你认不出我了，老了几十年，胖了好几圈，怨谁？」她说她七十年代嫁了人去了美国，八年前丈夫过世她一个人常常回来香港解闷。她说她读完我好几本书，报刊上偶然看过我的照片，刚

才走进来一眼认出来了，侍者也说绝对没错，只好等我吃完了饭朋友也走了才过来打招呼。「报上读你写剔红，我父亲也留了几件雕漆香盒给我，改天找出来给你过过目！」史湘云一个劲儿说往事越说越高兴，圆圆的脸笑成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依稀记得她常常带去文象庐给张先生他们看的不是剔红而是溥心畬的字画。听说她父亲早年在北平跟溥心畬很有交往，家里收了溥老师不少书画，文象庐座上几位长辈都喜欢这位旧王孙的笔墨，一见史湘云不忘催促她多带些溥儒的精品让大家饱饱眼福。史湘云那时候好像还在香港大学读书，课余写写旧诗总是拿去请张先生斧正，还拜过一位长得很帅的岭南中年画家学花卉，我在一次晚宴上见过他。有一阵子文象庐里忽然好久好久不见史湘云，长辈们问了再问，张先生一味扯开话题，日子久了大家几乎淡忘了张先生闲谈中才撂下一句话说：「史湘云不乖，父亲把她关在家里禁止她出去撒野了！」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国之前有一天在中环陆羽茶室碰见她陪吁一位满口上海话的老先生吃饭，阔别三、四年史湘

云已然熟成了一枚娇娆的水蜜桃，我们聊了几分钟匆匆分手：「父亲病重住院，贺伯伯正在替我们处理家里那批字画，不卖不行了！」史湘云说。八十年代我在坊间陆续买进不少溥心畬的字画，有几幅好像是他们家的，我记得在张先生府上见过。

客人快走光了。Jimmy's Kitchen 柔暗的灯光更柔更暗了。我和史湘云走出餐厅穿过马路走到毕打街陪她排队等计程车，午后的艳阳照亮了那朵盛开的向日葵。「千万保持联络，」她笑得有点羞赧，低头瞄了一眼襟上的别针忽然俯在我耳边悄悄说：「那年我跟我的国画老师热恋差点害他家变，我父亲气炸了，把我关了大半年，文象庐于是不见了我的芳??！」我愣了一愣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她倒一个箭步上了车了。史湘云摇下玻璃窗招了招手要我保重。那一瞬间，我瞥见了从前那朵待放的荷影。

一生至友

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和庄慕陵的洞天山堂都在台北外边的外双溪，相距不到一华里，要不是山坡树丛遮掩，两家屋顶可以相望遥呼。台静农先生收在《龙坡杂文》里的那篇《伤逝》说，他每去外双溪，若是先到慕陵家，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庄慕陵一定留他吃饭吃酒：“其实酒甚不利他的病体，而且他也不能饮了，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他这杯淡酒，也不是为了我，却因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听他家人说，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

后来庄慕陵病情加重，不能起床，台先生到楼上卧房看他，他还要庄夫人下楼拿杯酒给台先生吃，夫人不在他也要台先生下楼自己找酒：“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台先生写伤逝的篇章总是写得这样澹泊这样萧疏；他写的其实并不多，《龙坡杂文》里那几篇我读了又读几乎可以默诵了。台先生性情如此，忧患如此，笔墨如此，当今已然绝响，将来也难再有：民国杳然，斯文真是越去越远了。

庄慕陵是庄严，是庄尚严，是六一翁，一九二四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清宫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四十年代末带家眷从大陆护送故宫古器物到台湾，在台中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落成改任博物院副院长，一九六九年离休。慕陵先生一生一袭长衫徜徉在古今书画的历史长河中忘却名利忘却荣辱，跟他的瘦金体书法一样散发着文化贵族的泱泱清气。他在台湾大学教过书法，一位台大朋友给过我庄老师写的一小张小楷，毕业那年南北奔波失落了，至今熟读的只剩老先生那部《山堂清话》。

庄家四位公子庄申庄因是学者，庄喆是画家，庄灵是摄影家。庄申在港大授课多年，我只见过一两面；庄因娶林海音何凡的长女夏祖美，长住美国，我编杂志的年代经常和他通信也经常刊登他的大好文章。庄喆的画我很熟，人反而不熟。我看过一些庄灵的摄影作品，他写他父亲和故宫南迁的故事写得饶有兴味，家学渊源，一一崭露。林文月怀念慕陵先生的那篇《记一张黑白照片》插图是庄灵的黑白摄影，拍台静农先生叼着烟斗坐在书

房案前提笔作画，慕陵先生站在旁边俯看画面，右手指间还夹着半截香烟，“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快的心情”。这张照片是一九六九年的作品，听说上个月还在上海展览，题为《一生至友》：“照片里的两位长者，都曾饱经中国近代历史的种种忧患，他们在中年时期毅然离开家乡，转徙来台湾定居，贡献毕生精力于此地的文化教育；他们的晚年素朴而丰饶，应是无所遗憾。放大的黑白照片，无须任何批注，正说明了一切”林先生这样写。

我没有那张照片。上星期我有缘得了一张台静农为庄慕陵八十岁生日画的墨梅。墨梅又苍老又遒劲，圈圈花瓣带着冬心的影子，下端题的是“丁巳六月初八日写老干奇葩为慕陵吾兄八秩寿。静农于台北市悦宾楼”。丁巳是一九七七年；到了丙寅一九八六年，也许是应庄家兄弟的要求，台先生又在画的上端补题八十多个字：“此慕陵八十寿宴于酒楼醉笔。昔年北京常维钧兄寄言慕陵与静农能相守岛上，殊慰衰年枯寂。今维钧慕陵并先后下世，静农今八十五矣，视此片纸，尊前笑乐，恍然如昨，为之怆怀。丙寅岁暮静农记于龙坡丈室”

常维钧早年在文物维护会跟台先生庄先生都是年轻的委员，还有圆台印社他们也一起当社员。台先生说庄慕陵一生穷而多嗜好，好古玩也好今玩，秦汉印他要，菜油灯他也要，农历三月初三还不忘学王羲之山阴故事临河修禊，找瓷器厂订做白瓷羽觞。毕竟是上一辈的老书生，看看这次庄家后人送去北京拍卖的六十七件字画看得出慕陵先生的平生兴趣。洞天山堂的旧藏香港上回也拍过一批，我想要的都要不到。这回一心怀想这幅墨梅，怀想我求学时代的老台湾有过台静农有过庄慕陵那样的学问大家，我实在很想供养这样一纸清芬：为一段黑白的旧梦，为两张劫后的酡颜。

紫铜罗汉(1)

四十多年前新加坡一位老华侨家里珍藏十几尊铜佛，壮观得不得了。老华侨姓孙，我在静园后园常常碰到他，古稀之年一身嶙峋很像一干古梅，跟静叔用闽南腔的国语讲佛经我只听得懂七成。那年春节静叔开车带我到处逛，顺便去给孙老师拜年。孙家小洋房花木蓊郁，奇石叠嶂，池边杂草丛中一块灵石刻着隶书“花之寺”，静叔说是孙老师自己刻着玩的：“那是凌叔华小说集的书名，一九五六年她来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的时候跟孙老师熟稔，教到一九六〇年她忽然回英国去了！”南洋大学那时候是林语堂当校长。

孙老师半生礼佛，抄经养性，佛学造诣听说又深又广。孙家客厅一个大玻璃柜子供奉那十几尊大小铜佛，有的鎏金，有的髹漆，有的紫铜，全是元代明代珍品，暗黄光影下自成一片古穆的神气。静叔和我都格外喜欢那尊紫铜罗汉坐像，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在心里，逛古董店偶然遇到一两尊近似的铜像乍看想要，细看总嫌意态不如孙老师那一尊好。去年在相熟的古董铺里终于邂逅了一尊，尺寸比孙家的小，韵致一样沉毅，静静相对幽幽领

受一股灵慧的清真。

是微型古铜罗汉坐像，铜色紫红，铸雕细致，盘腿袖手的坐姿自在舒服，长袍袒胸看得到内衣双重衣襟，怀里拥着的经卷只露出一截轴头，下襟曳地，褶纹似水，边缘鏊凿精美，流丽胜过笔描。侧头，抿嘴，怒目，罗汉庄严的法相瞬间震慑乾坤，发人敬畏。明代艺术风格不离万钧素朴的威力，难得斑斓的紫铜竟然老出鎏金的璀璨，七点三厘米高的袖珍造像崑崑然顿成入云的高山。伦敦的 Gerard Hawthorn 也有这样一尊小型罗汉，收入《Miniature Oriental Works of Art》的小书里，说是香港出版的《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有一尊法相同样严明的犀角罗汉，手执尘拂，底款刻刘石庵珍藏。那部英文图录中文书名《文玩萃珍》，一九八六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跟冯平山博物馆联合编印，收的都是香港老一辈收藏家的稀世藏品，我先后在坊间买到书里著录的一些同类文玩：古琴笔盒、象牙朝笏、紫檀如意、腊石墨牀、玉龙剑璫。刘石庵那尊犀角罗汉记得原先是伦敦 Paul Moss 所藏，《Emperor, Scholar, Artisan, Monk: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in Chinese Works of Art》有著

录。

书中好像还有几件高古青铜器，非常郭沫若，我从来不敢乱玩。明清铜香炉我买不起洒金的倒收了几件私家款识古旧好炉。这两年更糟糕，每每遇见古铜佛像总是忍不住多看两眼，可惜最好最贵的都让倂松居王世襄先生包揽：早岁他收进最精的绝品，晚年他卖出最高的天价！二〇〇三年以来中外市场上入流的佛像几乎全部炒到几十、几百万，我捡得到一两件微型铜佛一定是佛祖慈悲圆一圆我的梦。紫铜小文玩也稀罕了，一年半载遇到一两件绝色我都难耐欲念，笔山墨牀镇纸笔筒看看摸摸也销魂，那股永恒之美比明代仿高古的铜器动人一百倍：毕竟是明人的创作不是明人复制宋人的《宣和博古图》。“明朝人的铜佛跟唐朝佛像大不一样，一样了就弱了；”孙老师那天说。“《花之寺》里那些小说只要能跟曼殊斐尔离远一点，凌叔华会是更了不起的凌叔华！”

都说凌叔华的作品像曼殊斐尔，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尔”；徐志摩，沈从文，苏雪林都这样相信。那时候时兴中外作家相互比附，鲁迅是“中国高尔基”；徐志摩是“中国雪

莱”新月派钟情曼殊斐尔，一见凌叔华作品写女性心理立刻让她寄居在曼殊斐尔那个《理想家庭》里。实际不外是凌叔华燕京毕业，精通英文，博读英文，写作灵感受英文小说感染偶尔像乔治·艾略特，偶尔像吴尔芙，偶尔像曼殊斐尔，骨子里她从来是民国闺秀，写的也是民国闺秀的悲欢。她出身世家，跟过辜鸿铭学英文，跟过慈禧宫里的缪素筠学国画，旅居英伦期间英国 Bloomsbury 文人喜欢她喜欢的也是她那一身民国闺秀气质。

紫铜罗汉(2)

我七十年代住伦敦陈西滢已经过世，女儿陈小滢嫁去爱丁堡，凌叔华一个人喜欢旅行，中国大陆都去了好几趟，我有一本旧藏的《花之寺》找她写几个字都难了。《花之寺》写燕倩发现丈夫对家庭生活淡漠，冒名陌生女子写信约会丈夫希望挽救婚姻；孙老师说他记挂的不是小说而是花之寺那个三官庙里的古槐和海棠，还有四周的荒坟和寄放棺材的院落：“寺里佛像很阴森，记得也有十八罗汉。”他说。我没有去过，只读过周肇祥的笔记写民国

初年花之寺十分苍凉，和尚嫌寂寞纷纷避居城里，只留一个童蒙守庙，问他怕不怕，他说：“有什么可怕？”

青灯佛影(1)

金刚杵和金刚铃是藏传佛教同组法器，合称铃杵。王世襄先生旧藏明代铜鎏金金刚杵一件，他在《自珍集》里说，这件铜杵尺寸中等，制作工艺也中等，是他五十年代在琉璃厂古玩店买到的：“日后求一铃与其配合，竟无惬意者。仅见一具，以松石、珊瑚为饰，范铸花纹亦精绝，且有原制随形木匣，以价昂而不可得。”王老还说，一年秋天，张葱玉到芳嘉园王家嚼蟹赏菊，一见案头那件金刚杵连连说：“明！明！明！”栩栩然流露他兴趣广泛，文物杂项样样钟情，上海市博物馆开幕的时候他随手捐献的一件汉代木简都别致。

张葱玉是张珩，室名韞辉斋，住北京时期给南锣鼓巷寓所命名木雁斋。祖父张钧衡和父亲张乃熊藏书出色，小少爷享尽书香不说，集藏古字画尤其不惜花大钱，成绩非凡。张家富甲一方，常熟、苏州、上海田地房产无数，张葱玉十六岁分得两百万元家产，爱玩什么玩什么，玩铜器，玩瓷器，玩古钱，玩字画，玩到最后成了文物专家。我的朋友郑重写的《海上收藏世家》里那篇《四海无双木雁斋：鉴藏家张珩》说，张葱玉爱画入骨，嗜赌

成癮，一夜之間可以輸掉一條弄堂，輸掉上海大世界的寶地，把賬房叫來吩咐一聲，連自建自住的三層花園洋房和手頭書畫名迹都放出去償還賭債了。

王老儂松居所藏文物二〇〇三年交給北京嘉德拍賣，那件金剛杵賣了人民幣五、六萬元，聽說要有金剛鈴的話價格會高十多二十萬。我在倫敦遇到的那件明代銅鑲金金剛杵也沒有金剛鈴相配，制作工艺比儂松居那件精美，索價也比嘉德落槌價便宜，我當時想起張蔥玉連連三聲“明！明！明！”摩挲半天最終還是舍不得破費。無端收藏一兩件法器實在沒有意義；造型上佳的佛陀羅漢銅像倒是藝術，台北沈茵的舅舅早年經常提醒我說碰到優美稀罕的佛像不怕收：“古中國銅器文化孕藏的宗教理念太有趣太奧妙了！”他說。

我書齋里這尊釋迦牟尼坐像當是十四、十五世紀明代洪武、建文年間的制作，入過土，滿身銅銹浮出斑斑綠影，銅皮上的鑲金剝落了不少，跟公家私人愛收藏的燦爛富麗金佛大異其相。佛陀袒右肩，結跏趺坐蓮台之上，右手作觸地印；袍服一襲蟬翼薄紗，肌體質感歷歷畢現，

双眉那两道相连的弯月古意盎然，整尊雕像的神韵从而和煦里透着肃穆的气度。英国一位做出版的朋友爱收藏东方佛像，他看了彩色照片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从前也有一尊相似的明代出土佛陀，尺寸似乎大了一倍：“我在东京遇到过比你的更袖珍的一尊，”他说，“铁板标价无可商议，悻然放弃！”

我不谙佛法不读佛经，老家世代拜佛，我也从小慕拜，长大了浪迹天涯而心中恒常有佛，老了更成了精神依托。记得中学时代爱跟亦梅先生去探望一位会做诗的老和尚，听他谈禅，看他写字，四壁飘浮的清寂氛围至今难忘。和尚藏了不少弘一墨宝，我一见倾心，暗自模仿，先生很快察觉，说那是人生熄了火气的造化，少年人岂可凭空附会！后来初赏先生所藏张大千的敦煌佛像工笔画，听先生讲莫高窟北魏绘事和唐代彩塑，讲羽人像，讲迦叶像，我又醺然微醉，一本一本读遍先生书房里讲佛经故事佛教艺术的大书小书，若有领悟。

有一天，先生书房里来了一位厦门老同乡翁老伯，圆圆的脸胖胖的身体弥勒佛的豁达，说是刚从福建带回许多

开元寺照片和晋江厦门方志给先生温故。先生那时候正在写一系列闽南忆旧杂诗，跟翁老伯谈了一个下午还不累。我一边倾听一边翻阅开元寺那几十张黑白照片，夜里竟然梦见开元寺的山门，梦见翁老伯说的古早庙名“莲花寺”横匾，梦见天王殿的天王凶得不得了。不消一个月，这位亲和的长辈突然脑溢血过世，先生默默伤心了好几天，找出老同乡一叠写开元寺的诗稿要我细读，说是“写得极传神”。我漏夜在宿舍里用心读完还誊抄一遍，但觉寺影微茫，莲花梦冷，难怪先生挽诗里黯然抱怨“旧案还听流水远，空梁不见落泥新”！

青灯佛影(2)

郑重的《四海无双木雁斋》说，一九六二那年，张葱玉、谢稚柳、刘九庵北行鉴定书画，到了大连的一个深夜，张葱玉忽然说起他的祖父、叔父辈都是五十二岁生癌去世，说是事情断非巧合，他能躲过五十二岁不生癌可保平安长寿。谢稚柳说前一年他们在苏州，张葱玉探望了生病的叔叔也这样担忧，晚上枯坐旅馆房间沙发不说一句话。一九六三年，他不幸真的患了癌症，立刻请名医

给他做手术，终究熬不到二十四小时溘然逝世，才四十九岁。那趟鉴定书画是长途旅程，张葱玉发表了好几次演讲阐释他对书画鉴定的一些心得，由薛永、刘九庵、张圣福几位作了记录，再经王世襄先生整理启功先生校订，一九六六年四月传世的张葱玉《怎样鉴定书画》终于出版了。

爱榴室

一九七〇年代胡金铨写《老舍传》期间偶然会去英国逗留几天，每次我总要陪他上伦大亚非学院图书馆看书找资料。学院这家图书馆集藏晚清和民国年间的中文书籍报刊相当多，金铨百科知识无穷，兴趣广博，记性又强，淘寻老舍材料之际碰到好书好文章不忘摆在我的座位上要我也读一读。我们几乎天天早上进去用功，中午出去吃点小吃又回去翻书，傍晚六点多钟各自捧着一堆杂乱的资料影印本赶去赴朋友的约会。

那时候大英博物院斜对面有一家旧书店专卖中外关于中国的旧书，我和金铨去过好几次，有一次他还在一部蒋彝的老书中捡到半页霉烂的毛笔字中文信，信上提到“爱榴室”和《西史纪要》：“那是伍光建的室名，”金铨兴奋极了。“翻译高手，译过《浮华世界》，译过《堂·吉柯德》！”那天我凑巧还在画册架子上找到几张零散的老笺纸，溥心畲山水齐白石石榴都有，印得很清淡。回到图书馆金铨找出伍光建翻译的《法国大革命史》要我借回家读，说是少年时代他读过，很好看。我花了两个晚上读完那本书，中文凝炼不失韵致，文白之间调度又很得体，难

怪胡适一九二九年收到赠书之后给伍光建写信说：“我昨天一气读完。原书固然很好，你的译笔也真能传神达意，读下去竟像读小说一样，叫人不肯放手。我一定要写一篇介绍的书评”。

伍光建是广东新会人，号昭辰，室名“爱榴室”，晚清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公费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也读过伦敦大学，学成回国又几度出洋考察各国政体。入民国当过财政部顾问，当过复旦大学教授，当过伍朝枢驻美公使秘书，一九三一年回国退休，长住上海，专心翻译，译哲学、科学、历史、文学书籍一百三十几种，一九四三年辞世，听说一九七八年大陆还有人在上海发现他三百多万字的几部翻译手稿，有《英国第二次革命史》，有《拿破仑》，有《古希腊英雄记》。我十三、四岁读的《简爱》也是伍光建的中译本，当时南洋小城开明书局的老板还塞了好几本“爱榴室”的译著给我，竖起大拇指说伍先生的翻译最不艰涩最好看。前几天我收到上海一家拍卖行的古籍善本图录，头竟然有胡适致伍昭辰信札六通二十二页，用的都是中华教育基金编委会的信纸，信上说的也都是翻译西书的事。图录说明引

茅盾评《简爱》的文章说：“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

我年轻的时候吃翻译饭吃了二三十年，老来回想苦味犹在，聊堪自喜的倒是长时间在受制于人的文字框架里制人文字原来是修练文章的上佳法门。年轻人思想难免苍白，笔下文字再好内容难免瘦弱，这时候，翻译精良的外国文章确是培训心智的良机良缘，远比捧着一本洋书死读死记深入百倍。翻译的练靶场是写作的少林寺，万一碰得到胡适傅雷钱钟书梁实秋那辈文章大家愿意修饰译文，那自然更是登大堂入华室的石板台阶了！胡适给伍昭辰的一封信上说：“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为凡全用北京语之文字，应用“啦”字，但普通白话文既不全用北京语调，似宜仍用“了”字。先生以为如何？”这样细腻的提点我想伍光建一定感激。

这位胡适信上尊称“昭辰先生”的翻译圣手精力充沛，译笔飞快，也许给胡先生掌管的编译部门译了好几本书，《俾斯麦》洋洋巨册神速译毕出版，连胡先生都“不胜佩

服之至”。那几封信都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写的，有一封同意伍光建暑期搁笔歇一歇，说那是“hard-earned rest，切盼能实行休息，俟秋后再继续工作”。胡适那时在北平，伍昭辰住上海环龙路一三四弄一号。

一九九七年一月中旬胡金铨在台湾遽归道山，那年盛夏我因事去了几天台北，偶然在一家破破旧旧的书画店看到一幅“爱榴室”小匾，没有上下款，水红宣纸上钤了几方闲章，三字楷书端庄雄浑，墨色也厚润，可惜有些虫蛀，我一边观赏一边回想二十多年前金铨在伦敦旧书店追忆“爱榴室”译事的情景，心头一阵悲怆，颓然推门出去。“半价归你吧！”老板跟了出来高声说。我不想要：或许真是六七十年前伍昭辰上海寓所挂过的小匾；或许只是台湾一位读《简爱》中译本长大的人仰慕前贤的一瓣心香；横竖虫蛀斑斑已然伤感得不得了，榴花再红怕也照不亮茫昧的英伦旧事了。

龚夫人之恋

故事也许只有一句话：一句话的故事依然会是深远的故事：梁鼎芬的妻子龚氏遗弃梁鼎芬跟梁鼎芬的朋友文廷式同居。

梁鼎芬和文廷式都跟过陈兰甫在东塾读书，也都跟过叶恭绰的爷爷读书。梁鼎芬是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文廷式是光绪十八年壬辰榜眼。梁鼎芬娶的龚姓才女有艳名，善倚声，是梁鼎芬乡试房师龚镇湘的侄女。他们婚后在京城的新居题名栖凤苑，小登科不到五六年中法战争爆发，梁鼎芬上奏章弹劾李鸿章卖国，清廷说他诬蔑重臣罚他降职五级，从七品翰林编修降到九品太常寺司乐。梁鼎芬一气辞官到镇江焦山海西庵闭门读书，把夫人龚氏托给文廷式照顾。文廷式和龚氏原是亲戚，从小相识，一旦朝夕往来，情愫日深，龚夫人断然抛掉梁鼎芬去跟文廷式过日子。同时代的人都说那是一出丑剧，不忍议论，不屑描绘，故事从此成了一句话的故事，没有细节，没有关节。

那篇英文短篇小说写的是这个深远的故事。小说先写梁

鼎芬罢官，总督张之洞请他到广东当书院院长，再写他跟吁张之洞到武昌办学，光绪二十七年授知府，升道员，再升按察使，民国初年陈宝琛推荐他到溥仪门下行走，月薪六百元，做到民国八年逝世，谥文忠，晋赠太子少保，赏银三千两治丧。小说的倒??笔路淡淡追怀梁鼎芬浮沉宦海经久放不下心中的龚夫人，写梁鼎芬在武昌府渡过的第一个雨夜尤其凄美：「零落雨中花，旧梦难寻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心销尽食鱼斋」，小说没有译出梁鼎芬到任之日自署衙斋的这副楹联，三大段意识流手法演绎的显然正是深藏在这二十四个字里的情感的愁烟孤梦和人生的短烛低蓬。我庆幸一万多字的小说从头到尾没有□译梁鼎芬半句诗词：梁鼎芬那么东方的牵情终于融入了那么西方的架构幻化成一篇跨越国界的〈点绛唇〉。我告诉作者说我很想替他找伦敦 Peter Stockham 编印这篇小说，聘请画家设计，手工印刷装钉成盈掌小书，只做两百部，毛边，编号，签名，尽量做得精致做得浪漫。

他答应了，彼得也很想试一试。初校版样出来了，他越看越改越胆怯，二校清样寄给他他压在案头久久没有寄回伦敦。几个月过去了，他忽然??钱给彼得支付排版费

用，还附一纸短筒说他毕竟老了，「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擦亮这盏绿灯」！彼得把??票寄回加州劝慰他放胆付梓。他没有回信。一两年间他肝癌复发遽然下世，他的美国夫人来信说老先生很谢谢我为他的小说操心，要我代他也谢谢彼得。那是一九九五年早春的事，我跟他订交二十九年了。

六十年代我刚来香港在湾仔的六国饭店住过好一阵子，台湾一位老师介绍我去见他，我到他治事的洋行里拜访过好几次，连我申请身份证的事他都出面打点，下了班经常到饭店来看我：「你的老师要我照顾你，」他说，「其实你不必别人照顾了。我们是朋友！」到底是老燕京，又留英又留美，笔挺的西装撑起笔挺的鼻梁肃穆里渗吁几分玩世的倜傥，方正的脸上那些皱纹竟然也整整齐齐，一头花白的浓发往后脑勺一梳服贴极了，整个人乍看很像邵洵美。我慢慢发现他熟读清史。我慢慢知道他是八旗子弟，性格里养吁一股爱新觉罗族人世代流传的孤愤和细腻。有一天，我在干德道他家里看到一批梁鼎芬的手札，他讲了梁鼎芬的许多故事给我听。他说他夫人姓龚，我猜很可能是龚镇湘的后人。七十年代我移居伦敦

期间他夫人病故，他也退休回美国祖传的老宅做寓公去了。他晚年续弦，天天写作读书养生，几个短篇小说之外我还读过他的一些园艺小品，英文乾净明亮，构思缜密有趣。老先生一辈子不求闻达，不求丰盛，我尊重他的意愿，我敬重他的原则，从来不敢不听他的话。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提起高阳说得对，梁鼎芬头大身矮，须眉如戟，相貌一点不清秀；龚夫人倒是玉立婷婷娴美得不得了。小说寄去伦敦付排之前他要求在扉页上引录雪莱的一节诗：

Life may change, but it may fly not;
Hope may vanish, but can die not;
Truth be veiled, but still it burneth;
Love repulsed, - but it returneth.

老吴的瞎话

机缘凑泊，二十多年前我和散文大家吴鲁芹鱼雁频传，从互称先生到称兄道弟到直呼老吴小董，吴先生渐渐从我心目中的老师变成了老朋友无所不谈。吾生也早，赶得上读书人还亲笔写信的最后一班锦绣列车，造就我保存了吴先生几十封随时可以制版付梓的漂亮手札，雅缘匪浅。有一回，我求老吴替我写一幅字，他写了东汉仲长统的几句话，上款“小董索书”，下署“老吴以旧纸应，岁在辛酉”，附信说：“这张字不行，但是上下款恐怕是古今所未有，堪称一绝”！他的字功底深厚，馒头大的字和花生米小字都秀逸。

仲长统那几句话是老吴“读中文报纸对某些人的行径有点感触”随手录了下来的：“天下之士有三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这样硬朗的风骨简直是锦盒里的名贵老古董，老吴慨然馈赠，我几十年来闲时展轴相对，每每难逃默然泫然茫然之痛。人老了常犯不合时宜的倔强，老吴那年月的感悟我涉世一深终于也明白了，幸亏残冬心灵偶得负暄之乐，桑榆暮景也算别有一番幽情。他一度心脏

不适，我去信劝他暂停伏案，散淡自若，他回信说“贱躯无大碍，直译为中文是‘有一颗坏心’，颇不雅，尤其是毕生心地善良，落得‘坏’心的下场，人生真一讽刺也。目前只须服药并小心，即可苟延。”墨迹未干，八三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老吴与师母步出邻家的茶会走下石阶挥别友朋之际心脏病发遽尔辞世。心地善良的人福报还是会有，他走得那么不苦不痛，那是刘绍铭笔下吴鲁芹潇洒世界里的潇洒结局了。

我刚读完刘教授新编的吴鲁芹选集《瞎三话四》，感觉仿佛雨窗下跟久别的故人剪烛话旧，也仿佛冬夜炉边重读一部心仪的经典。老吴的散文确然带着山居剪烛的线装幽趣，也带着炉边冥想的烫金智慧，襟上袖口显然沾过陆放翁的征尘苏曼殊的泪痕，呢帽风衣显然染过毕尔彭的酒香海明威的猎烟，他笔下从此饱蓄东方的浑古和西方的澄莹。摆空架子的大文章好写，拼命堆砌课本学识不难堆得出来；带真感情的妙笔墨难求，挥洒的是学问不是学识，讲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老吴有一封来信说他“自去年感恩节后再未曾动笔，somehow 还没有培养成一种 mood，有了那种 mood 就好办。”难怪吴鲁芹散文处处

流露 mood 的供养和 mood 的收放，非一般载道之作所能追攀。我经手刊登几篇老吴文章之后一位埋头抄书作研究的人微带不屑的语气对我说：“芹老大作无非遣兴之作，遣兴之作！”我没好意思请他也“遣”两下让我长长见识。

吴鲁芹五、六十年代在台北美国新闻处任事，我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美国新闻处挂单，美帝冷战时期这两处统战机关公事往还向来频仍，两处华人职员代代不乏能文之士乃至文坛名家，我的几位上司说起台北办公室的 Lucian Wu 总是肃然，台北那边说起香港办公室的 Stephen Soong 一样起敬。我编杂志冒昧修书向鲁芹先生约稿自是宋淇先生搭的桥，吴先生欣然命笔赐稿，那一定也是照顾老单位小晚辈的殷切心意。他们那一代人天生热心关照后辈，老吴尤其不忘在谈笑之间完成这项无私的善举。我编的月刊上有一期刊登郑树森访问朱光潜的文章，他读了立刻来信：“知道你和郑君必已认识了，甚慰。此人乃是我原打算介绍你去结交的一位学人也。他爱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大徒孙，论学问，我做他的徒弟都够不上也。此君有恂恂儒者风，而实力雄厚之至。”

难得老师如此的古道如此的热肠果然传给了学生刘绍铭：刘教授为他在台大读书时代的吴老师编出这本选集，写前言写跋语宣扬老师的散文沿袭的是梁遇春梁实秋消解荒谬人生的苍凉风姿，丝丝扣入哑然的无奈和失笑的宽慰。掩卷缅念老吴天成的风怀，我实在忧心那样的文笔尽管已经比二梁的珠玑年轻而且多了一点洋味，那样的香火毕竟还是不容易绵延下去。岁月苍茫，斯文苍白，老吴常说文章之道，尽心而已，人捧人骂，干我底事；他的老朋友郑曼青作画的时候爱说“这一笔是二十年；要懂这句话，那也要十年！”我想，《瞎三话四》里即便真有几笔瞎话，那也是好几个二十年修来的瞎话，多难！

刘文指要

A 君翩然倜傥，B 君岸然神伤。

南来文人笑谈中遮不住劫后故国山河的几许皱纹，而 A 君的沉潜与 B 君的洒脱毕竟渗出了些留美岁月浸回来的超逸，一个走过那么 debonair 的春雨，一个熬尽那么 stoical 的冬夜。

人是这样，文章自也不能不这样。读南来文人的著述译作我恒常感叹他们笔底的荒漠烽烟和残红颓垣，一股国族恩仇的牵挂几乎让人萧然意识到江河后浪的虚弱……如果说 A、B 君的笔下也带着那几分历史悲情，那是更广义的历史也是更异乡的悲情了。最为庆幸的是他们尽管当了半辈子的教授，入世的赤诚竟然随着他们的老成而变得更浓。读 B 君的文章我读的是他清新不羁的识见；读 A 君的文章我读的倒是他带点温情的愤世和带点孤僻的学养了。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两译：

David Hawkes 译 "Can I that these flowers' obsequies attend. Divine how soon or late my life will end"

王际真译 " Now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 I am here to bury you. I wonder when the day will come, when I too shall die?"

王氏霍氏《葬花词》英译孰高孰低 A 君文章里轻轻点一点立时明若观火，但愿陈先生用心揣摩，虚心掂量，得心而后应手。

和 A 君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都有张爱玲心中“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不是自伤，不是自怜，是“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的苏醒。B 那本《文字还能感动人的时代》出版到现在我常常想写一点读后感怀而迟迟下不了笔，仿佛深切思念远去的故人却又不忍心写成白纸黑字，生怕那个人和那个时代从此真得不回来了。这个书名实在牵动了这一代人太多太多的心弦。

当然，感人的时代背后，文字难免还引发着一些不那么

感人的小枝小节。……有一天，一位心胸宽厚的著名作家告诉我说，文人相轻的现象只能当儒林小说去消遣。

我从此信命。信了命终于学会把浓浓的世味看成淡淡的清水，像 A 君对着这池清水悠然静观书里书外的大千世界那样。他在《霍译〈石头记〉商榷》里说霍克思把甄士隐称呼贾雨村的“贾兄”译为“dear boy”是误解他们两人的关系，破了他们如水的谈交。那偏巧是我在译本里打过红杠的疑点，A 一语替我释了疑。幸亏我向来尊称他为“刘公”而没有脱口叫过他一声“dear boy”。

(注：A=刘绍铭， B=李欧梵 for future ref, when i do find out who they are.....)

大林小记

小林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出版他父亲遗稿的事情理出眉目来了，初校样本下星期寄过来要我写一篇序文。我说他父亲生前写的文章不很多，我几乎读过一大半，还是省点邮费不必寄给我了。序文我想写大林的一些往事：追忆他的往事比吹捧他的遗墨好看。小林说中文英文遗稿都收进书里去了，他父亲构想过一个书名叫《In My Garden》：「这本书没有中文书名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书名清新很要紧，是大林喜欢的书名更要紧。小林说他母亲也这样想。紫妞满身大家闺秀的风范，她最知道大林了。

是个正直的读书人，南洋侨生，台湾读完商学院家里送大林跟紫妞到意大利深造，转行读他想读的艺术史，他们在意大利住了十多年，小林九岁了他们才回侨居地定居。林家大富大贵，大林一边帮着打理家族生意一边做了许多慈善事业，当地政要极度敬重他，五十岁不到忽然肝癌病故。我早年在台湾认识他，交往不多，他们在罗马的最后几年我正巧还在伦敦，通信多了，一来一回又见过几次面，八十年代他回南洋之后说很喜欢香港，

偶然带着紫妞和小林来玩，一个人也来过好多趟了。有一回，他带了一篇四五万字的英文文稿要我看，是他写意大利名岛 Capri 的随笔，历史经济风土景物写得精致极了。那天他心情似乎很低沉，要我陪他坐电车看街景散散心：「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人生反倒乏味了！」他说。

六十年代刚来香港那几年我也喜欢坐电车，从中环坐到湾仔铜锣湾北角，从北角又坐回铜锣湾湾仔中环再坐到上环西环。那天陪大林坐在三十年前的记忆里观赏车窗外三十年后的景物我不免慨叹三十个春秋的沧桑。我们说起 Somerset Maugham 的短篇小说〈Mayhew〉，说起安安份份的人生像轨道上的电车来来回回走着一条电轨，一辈子没有越出过轨道："I respect them; they are good citizens, good husbands, and good fathers, and of course somebody has to pay the taxes; but I do not find them exciting."大林向往的也许跟毛姆一样，把人生握在手里爱捏成什么就捏出什么来。

故事说的是美国 Detroit 的律师 Mayhew，三十五岁成了

名赚了钱，仪表堂堂，个性迷人，迟早是个大人物。一天，有个朋友刚去过一趟意大利，喝酒聊天聊起 Capri 的山腰上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遥遥俯瞰漂亮的那不勒斯湾，花园又大又明媚。「房子肯卖吗？」Mayhew 问。「意大利人样样都卖，」朋友说。「我们出个价打个电报去吧！」Mayhew 说。「你买来干嘛？」朋友问。「买来住！」Mayhew 说。不到几个小时那边回了电报成交了。Mayhew 真的放下 Detroit 一个人搬去了 Capri。青山绿水他沉醉了几个月决心研究历史写一部二世纪罗马帝国史。他买了一箱一箱的书来读，记下一条一条的笔记做准备，十四年苦功终于堆成腹稿可以下笔写了："He sat down to write. He died."

我去年去过那个美丽的小岛，大林故世已经十多年了，Mayhew 的房子也许也不在了："Capri is a gaunt rock of austere outline, bathed in a deep blue sea; but its vineyards, green and smiling, give it a soft and easy grace. It is friendly, remote, and debonair."「能像他那样做了十四年功课一个字没写就死了我也甘心，」大林在电车上说。在南洋，他说他家里请个英国保姆从小把他带大，还有

一位老秀才陪他读诗词歌赋。在意大利，他说他不光驯服了意大利文还学会了拉丁文方便他做学问。他说他写文章永远像绣花那么费神那么细致：「我从来不想拿出去发表。总想着将来老了分门别类印几本小书！」难怪小林说他父亲有几十篇中英文稿子都来不及完稿，他母亲只选了十几篇誊写过的半成品收进书里：「我妈说这些地中海地区花卉考释才是我爸的心血！」我想起大林寄过一篇写欧洲夹竹桃 oleander 的初稿给我看，配了许多彩照，我劝他翻译成中文让我拿去发表他不肯。昨天晚上我找出大林客居意大利时期的来信越读越伤感。他的信写得真好。我记起 Samuel Butler 两行诗，我想我那篇序文不会太单薄：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画里郁风(1)

黄苗子先生写齐白石逸话《巨匠的光环》说，一九五一年有一天他和郁风去拜访白石老人，郁风拿出炭条画纸画了一幅老人作画的神情，老人十分喜欢，却又知道郁风没有把画送给他的意思，他于是拿起毛笔在画上题了几个字：“郁风女士艺精，为白石画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予记之。”苗子先生说，“老人晚年较少说话，幽默感却常表现在题记中”。郁风画的那幅素描画得真神妙，炭条写生的功力绝对不输徐悲鸿，跟她画黄宾虹画叶恭绰一样了不起，懂画藏画的人遇到这样的珍品贵些也乐意购藏。

听说，郁风不但很不愿意送画也很不愿意卖画，偶然开画展顾客下了订金，临了她还会反悔舍不得交货！齐白石的画让人打秋风打多了，老人不仅知趣也许还暗暗佩服郁风的原则，欣然立据存照。老人通情，郁风在理：藏家不求画，画家不送画，那是最公道的规矩，破了这套规矩，社会再文明难免还显得不那么体面了。其实我老早留意到郁风不但脾气洋化礼数洋化连品味也偏向洋化，和她那一代的民国女子不太一样。她总是方方正正，

总是刚刚烈烈，对人对事从来不跟你瓜瓞绵绵纠缠不清；她的画艺画品也从来带着几分欧洲二十世纪初叶颓废的激进和沉实的浪漫，跟她的衣着打扮一样，端庄而飘逸，明丽而合度。

许多朋友见到黄苗子都直呼“苗子”；见到郁风都直呼“郁风”；明明是后生晚辈也这样叫，洋派极了。我结交两岸三地的前辈习惯了毕恭毕敬，林文月尽管准许我叫她名字我还是不好意思叫，何况黄苗子和郁风那样的老前辈。有一年，林海音读了黄苗子写林海音先翁夏仁虎往事，寄来《旧京琐记》和《清宫词》要我得便转寄给苗子郁风。黄先生和郁大姐那时候已经在澳洲居住多年，收到夏仁虎遗著很快跟夏承楹林海音通信通电话，缘慳一面的两家人从此成了林海音致郁风信上说的“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一谈如故”了。

郁大姐比林先生大几岁，都是老民国年间成长的同代人，都经历过现代中国的风云岁月，几经磨难，暮年结识，彼此恬淡的心境怀抱的倒是风雨归舟的欣忭了。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日林海音在台北逝世，十二月八日郁风写

《追思林海音》，她说二十年前看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电影，她蓦然觉得她和林先生像姐妹一样亲：

她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同是二三十年代，同在一个古城北京，连家庭环境都那么相似：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弟妹，自己是老大；有旧文化传统，上一代去过日本，呼吸了新空气回来。她今年 83 岁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却是 85 岁。当我回忆我的童年时，隐约出现的情景，已经分不清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城南旧事》中的影像。

黄先生和郁大姐旅居布里斯本那几年我跟他们的书信交往最频密。黄先生那时期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撰写巨著《八大山人年表》，郁大姐画画不辍，写作不辍，作品又多又优秀，我工余苦苦研读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和相关的一些古籍材料，每有疑难总是写信传真请教满肚子学问的黄苗子，黄先生也总是立刻回信为我释疑。他的信长则数十行，短则三五句，大姐经常还在信笺空白处写些琐事琐感，细致的心思尽见机智和风趣。我猜想那是两老生平一段宁静、舒坦、顺心的异域生活。

大姐敬慕林海音一生相夫教子写作创业，说是“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思想所鄙夷的‘贤妻良母’这个词儿，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那是一个一生为家国多难发愤求强的旧时代闺秀的省悟。在这样的意绪里，郁风的文字总是带着一股异常节约的隐痛，读来更像一页痛史谦卑的脚注。写《三叔达夫》的长文里，家事国事的交融固然动人，郁达夫“五四”的翩翩长衫飘逝处，这位侄女儿的执拗和牵念尤其绵亘：“我又想，如果他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让他亲眼看到那种种比敌人更残忍的暴行，比‘附逆’更丧尽天良的行为，他更会感到‘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而愤怒到甚至失去精神上的支柱吧”她说。

画里郁风(2)

我很喜欢郁大姐画的一幅向日葵，去年春节她送我的文集《故人？故乡？故事》封面上配的正是这幅画：浓彩中展露果敢的企慕，秀拔里潜藏坚贞的沉郁，远看近看都那样绵邈那样牵情。读她的文章读她的画，我读到的往往是中国现代史一袭微茫的背影，而今她九十一岁溘然

走了，那袭背影仿佛也隐然走进了她另一幅画里的三叔郁达夫故居：庭院萧萧，花木萧萧，楼上露台晾晒的几件旧衣衫在微风中晃悠，天色渐渐阴晦，是掌灯的时候了。

情愿她是李清照

梧桐绵密的绿叶遮掩远处几株零散的古松，树荫下山石嶙峋，绿茵起伏，栏杆前一张矮矮的小桌上高高的方瓶插满莲荷花叶，亭亭然陪伴一卷书，一枚砚，一枝笔，一个小小的铜炉。那位美丽的古代仕女身就矮桌半倚半踞对书凝思，右肘支案，左手纤纤五指轻轻抚在桌面上，端庄的高髻飘逸的罗裳一静一动给一座萧瑟的庭园多添三分旖旎，只恨相对一张坐墩没有人坐：“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共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友朋都说这件清代初年的竹雕笔筒雕的是宋代词家李清照填词图，也许赵明诚负笈远游留她独守离情，也许赵明诚赴任湖州知州途中染病死了：“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元代伊世珍的《琅嬛记》里说，赵明诚的父亲要为儿子择妇，明诚昼寝，梦中诵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父亲为他释梦，说是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拔去头上的草自成“之夫”二字：你注定要做个“词女之夫”了！传说尽管是传说，我读他们夫妇搜集书画奇器金石古籍的故事常常惦挂那段梦里

前因，惦挂她孀居再婚离异的伤痛，惦挂那些藏品颠沛流落的悔恨：“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竹雕笔筒桐荫下的仕女就算雕的不是李清照我也情愿当她是李清照了：雅玩玩的不就是这份雅趣？顾小姐的砚香楼里那个桐荫仕女笔筒七十年代初几位父执长辈也都情愿相信那是李清照填词图：“我倒没在意，”顾小姐说，“是战前南京美术学院一位老师送给我的，他没说是李清照，只说是填词图是吟诗图，反正珍贵的是构思的不凡雕工的高妙！”上个月第一眼见到这件笔筒我瞬间想起三十多年前砚香楼的那一件，旧梦翩然飘回，毅然用了三件雅玩跟藏家交换抱她回家。都说囊无钜资而喜爱收藏的人用藏品换藏品是藏品升级的权宜上策，我真的这样权宜了好几次，每次总是逃不掉离散之痛也逃不掉偶聚之喜。

砚香楼我在《从前》里写过一些，是香港半山西摩道一幢老洋房，我至今难忘楼里的藏品，册页、扇面、手卷、斗方，那些顾小姐说的“小东西”堆在几个红木书架上，

上百个装着官窑名器和文房雅玩的锦盒夹杂其间，我好几次跟着几位长辈去长见识。顾小姐人很随和，客人爱看哪一件她都让客人自己拿来看。黄老先生喜欢竹雕，家中集藏了一批，砚香楼里那几十件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教我认识明清竹人的风格，张希黄、朱小松、吴之璠、封氏兄弟、顾钰、周颢、邓渭我都记住了，笔筒、臂搁、香筒、笔山、竹杯、人物有的确然很漂亮，有的我看不出艺术价值，好多件不带款的反而格外标致。

记忆中顾小姐那件李清照填词图布局刀功跟我这件十分相像，细微的小地方我记不清楚了，竹色包浆却都这样红也这样亮，难怪黄老先生好几次要顾小姐卖给他顾小姐始终不肯，说老师那份心意她要留个念想。我那篇《砚香楼》收尾说：“好多年后我从英国回来，黄伯伯说顾小姐移民美国了，家藏的字画珍玩这几年暗地里分批托人拿去拍卖，异乡生涯更比十里秦淮多了八分月色。”

砚香楼里那几位长辈先后辞世，两三年前我辗转听说顾小姐也在美国过世了，遗产全部捐赠教会办的慈善基金，半生集藏的那些宋元字画那些文房雅玩几经拍卖有的进

了博物馆，有的还在古董铺，更多的是散入收藏家的私人藏品中。我这件填词图竹雕笔筒上一手藏家说他是
在纽约找到的：假如是砚香楼旧物该多么好！

那年新春人日，顾小姐在砚香楼摆了两桌酒席说是给大家庆生，饭饱酒酣之际，她从卧室里拿出一幅小条幅，是沈尹默替她写的李清照《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词意悲深婉笃，书法字字曼舞，历史小说家南宫搏先生那天也来了，他说那是绍兴五年暮春易安寄寓金华之作，胡适认定双溪在绍兴，有些人又说在余杭，在临安：“其实肯定是金华丽泽祠前的双溪，李清照同年下半年才回临安！”南宫搏说。词人迟暮，雨泣鬟冷，心事难寄，那时节，她和赵明诚在静治堂里翻茶校帖的恩爱岁月已是绵邈的往事了。

那天大家谈起李清照再嫁张汝舟的事，谈起南宫搏先生笔下的李清照传奇。顾小姐说她偏爱这位词女《金石录后序》里写人事之飘零和文物之流离：“闻金人犯京师，

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她喃喃背诵这段慨叹。“我避秦南来，心情有一点点像易安南渡的忐忑。”她说她此生遗憾身边从来没有一个赵明诚，也没有一座静治堂，如今春归秣陵，人老建康，情怀匆匆如水！说完，顾小姐浅浅一笑，一口干了半盏女儿红。